

# 致“废物”

— 在不完美  
的世界里深呼吸



# 海外校园

OVERSEAS CAMPUS  
四海觅真理 人生即校园

季刊 第 174 期 2026 年 6 月 Issue 174 Jun. 2026 Vol. 34/ No. 2

出版者 海外校园机构

Overseas Campus Ministries, Inc.  
1753 Cabrillo Ave.  
Torrance, CA 90501 USA

电话 (310) 328-8200 传真 (310) 328-8207

网址 [www.oc.org](http://www.oc.org)

电邮 [editorial@oc.org](mailto:editorial@oc.org) (投稿)

[order@oc.org](mailto:order@oc.org) (索阅)

出版人 毛叔

主编 博学

编辑 海涛

审校 希雅

编辑助理 刘凤

美术编辑 JUNORI Design lab.

插图 JUNORI Design lab.

- 本刊有作者署名之文章,文责作者自负,其立场不一定代表本刊。
- 本刊保留所有文章及图片版权,欢迎转载,请先来信告知。
- 若需本刊索阅单,请复印本期第64页。

## Overseas Campus

(USPS No.010511 ISSN# 1072-1053) is published Quarterly by Overseas Campus Ministries, Inc.  
1753 Cabrillo Ave., Torrance, CA 90501 USA

Tel: (310)328-8200 Fax: (310)328-8207

Periodicals postage is paid at Torrance California.

Postmaster: Send Address changes to OCM, 1753 Cabrillo Ave., Torrance, CA 90501 USA

Chief Editor: Lechi Mao

## 目 录



卷 首	<b>02</b>	允许犯错、失败、残缺的勇气 The Courage to Allow Mistakes, Failure, and Imperfection	/ 博学
开 篇	<b>04</b>	请给痛觉留个位置——旅居哈萨克斯坦的Z世代男生的信仰观察 Leave a Place for Pain----- Observations on Faith by a Gen Z Male Living in Kazakhstan	/ 阿勒
	<b>10</b>	本期内容导览 Content Guide for This Issue	
神 学	<b>12</b>	介于废物与杰作之间 Between Waste and Masterpiece	/ 毛叔
	<b>16</b>	从垃圾桶到玫瑰园——关于废与美的神学联想 From Trash Can to Rose Garden----- Theological Reflections on Waste and Beauty	/ 泰正
讲 述	<b>19</b>	活在世上我曾荒废 The Plush Toy on the Back of a Food Delivery Bike	/ 阿不壳
访 谈	<b>24</b>	来自中国90后新生代群体对话——青年人聊“废柴”人生 Conversations Among China's Post-90s Generation--Young People Talk About the "Waste" Life	/ 陈恩加、高山上、南南不难
教 育	<b>31</b>	我的“差生”经历，如何塑造我成为更宽容的老师 How My "Underachiever" Experience Shaped Me into a More Tolerant Teacher	/ 孙基立
	<b>35</b>	大卫也曾被遗忘——废柴叙事下的另一种可能 David, Too, Was Forgotten--Another Possibility Within the Waste Narrativ	/ 田兴裕
文 艺	<b>40</b>	一群“天使”如何照亮我们的盲点——我与《天使故事》 How a Group of "Angels" Illuminated Our Blind Spots--Me and "The Angel Stories"	/ 希雅
	<b>45</b>	重塑生命中的裂痕——从铜瓷、金缮到藤村真的艺术神学 Remaking the Cracks in Life--From Curium Porcelain, Kintsugi, to Fujimura's Theological Art	/ 牧真
	<b>49</b>	接纳不完美的艺术：陶土教会我温柔等待自己 The Art of Embracing Imperfection: How Clay Taught Me to Wait Gently for Myself	/ 诺言
童 话	<b>52</b>	悬崖上的树 The Tree on the Cliff	/ 宋考凰
思考健身	<b>56</b>	从掌控到连接——父权体制下男性的苦痛与艰辛 From Control to Connection--The Pain and Hardship of Men Under Patriarchy	/ HT
影 评	<b>60</b>	当神学博士沉迷《凡人修仙传》：一场神学与玄幻的跨界对话 When a Theology PhD Dives into "The Immortal Cultivation of a Mortal": A Cross-Disciplinary Dialogue Between Theology and Xuanhuan	/ 范范



# 允许犯错、失败、残缺的勇气

撰文/博学

每到春季，似乎是抑郁、焦虑等心灵疾患的高发期。尤其当下，高压、逼仄的生存环境，使很多人负重前行。我亦如此。

想起海子的诗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然而再唯美的诗，也无法挽救一个决绝的生命。年轻的理想主义者，选择在1989年的那个春天，永别于尘世。

对于成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从小是读着雷锋、张海迪的事迹长大的，从小被灌输要做“某某主义接班人”，深受“修齐治平”的儒家信念的影响。然而进入新世纪，如梦初醒的青年人，渴望越过一道道墙，渐渐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立思考。于是，曾经的那些英雄人物所构建的理想主义乌托邦，仿佛变得脆弱、扭曲、虚假。很多网友甚至开始对曾经被视为榜样的人物提出质疑。

“人们编造一个谎言，往往需要用十个谎言去掩盖”。当理想主义者意识到自己曾经追求、信奉的某某理想或主义，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完美时，内在的焦虑和绝望便渐渐涌现。记得幼年时看《西游记》，对大结局印象深刻。当师徒四人取得真经，却又经历最后一劫，导致部分经卷损毁。孙悟空安慰唐僧道：“天地本不全，经卷残缺，也应不全之理，非人力所能为也。”寥寥数语，让完美主义者承认万事万物的限度，放下对完美的执念，并学会安顿自己。

从某个层面来看，完美主义，或许是这个时代最体面的病。它表面看来非常励志、感动人心，但其

本质仍然是一面被精心布置的遮羞布。我们无法直视自己、他者和世界的破碎，于是用这个近乎空无的词汇，让生命被重新赋予价值，万物被划分为三六九等。

但当撕下这块布，深夜独处时才感受到，那种“永远不够好”的窒息感有多真实。像在深水里拼命划水，却永远触不到岸。

因此，在不完美的世界里深呼吸，允许自己和他人犯错的勇气，不仅需要智慧的自我认知，也同时涉及我们的上帝观。

记得初信主时，感动我最深的，并不是那些宏大的神迹；而是圣经中记载的许多有血有肉、经历爱恨离别的个体。他们没有一个完美的，如亚伯拉罕撒谎，雅各耍诈，摩西脾气暴躁，大卫犯了奸淫又借刀杀人，彼得三次不认主……直到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走向救赎的巅峰，他以彻底的“失败”、“残破”，颠覆了人们对完美与成功的迷思，也由此传递一个更为真实、可触摸的生命样式。

承接了这份生命样式，有了今天的你与我，也有了本期并不完美的内容。我们无意呈现多么成功、励志、荣神益人的“见证”，只是想与你一起，承认《活在世上我曾荒废》，思考“废文化”之下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破碎与新生；让我们来一起漫步在泰正的玫瑰园，看他是如何把曾经的废物重新利用，使其焕发生机；和几位来自中国的90后新生代，聊聊Ta们生命中的那些废柴经历，后来结出了怎样的

果实。

也正如毛叔所说，“我们或许终将归于尘土，但尘土从来不是故事的终点。创世时，上帝把气息吹入尘土，使人成了有灵的活人（参《创世记》2:7）；而在基督里，那位创造的上帝仍在破碎、羞耻、失败与自我怀疑之中继续工作，继续新的创造。”

恩典不是给完美的人准备的，恩典是给“废物”的。<sup>(OCM)</sup>



扫码在线阅读《海外校园》171期  
“漂泊与归宿”



扫码在线阅读《海外校园》172期  
“Hello 身体！”



扫码在线阅读《海外校园》173期  
“我卷不动了”



# 请给痛觉留个位置

撰文 / 阿勒

## ——旅居哈萨克斯坦的Z世代男生的信仰观察

### 编者按

你是否怀疑过信仰？是否有过伤痛不被看见、破碎不被接纳的经历？是否感受到，信仰者的某些见证，似乎仍然遵循世界的规则，仿佛信仰是灵丹妙药，可以解决我们的一切困扰……

这篇文章的作者现居哈萨克斯坦，是Z世代（Z世代，通常指1995年至2009年间出生的一代人，他们是伴随着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成长起来的“数字原住民”。——编注）的青年基督徒。他用犀利的文字书写对信仰的真实观感。他呼求的，不是华丽的得胜故事，而是给无法言说的痛楚一个不被审判的座位，允许人破碎、沉默，却依然被拥抱。这或许才是信仰社群最珍贵的“真实”。



### 真正美好的见证，不是我们终于好了

教会里有一种声音，总是比别的声音响亮——那是讲述“我曾痛苦、如今得胜”的声音。

它通常来自讲台、来自领诗者、来自我们早已熟悉的那几个“属灵榜样”。他们说：“我也曾软弱，我也在夜里哭过，我也怀疑过神。”然后灯光暗下来，音乐响起，他们落泪，说：“但主救了我。”

这当然是真的，也感人。

但它慢慢形成了一种规训：你可以痛苦，但必须得胜；你可以流泪，但不能太久；你可以破碎，但必须在可控的时间里修复。

于是，真正的痛苦者被排除在外。

1 我见过那样的人，坐在角落里，不唱歌，不抬头。她生活一地鸡毛。她不敢说，也说不出来。她不是不信神，她只是太累了。她来教会，是来喘一口气的。可她只听见：“不要专注自己，要仰望神。”

她的痛苦成了“自我中心”的罪证。

她的沉默成了“信心软弱”的表现。

她的眼泪成了讲章中的“反面教材”。

她不敢再说“我痛”，因为她没有背景音乐，没有最终的逆转结局，也没有别人愿意为她鼓掌的戏剧结构。

2 我们教会太会说“得胜”了，甚至把“我的痛苦”变成一种话语权力。

谁能说痛苦？

是那些已经有了身份的人，是那些在讲台上被信任、被邀请“分享”的人。

他们的痛苦已经成为一种资本：讲得动人，可以建立人；哭得真诚，可以带动气氛；最后一定要说：

“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得胜！”

这不是他们的错，而是整个信仰叙事的贫乏。

它不再容纳那些仍在谷底、没有找到出路的人。

它不再容纳那些只是想说一句“我还没好起来”的信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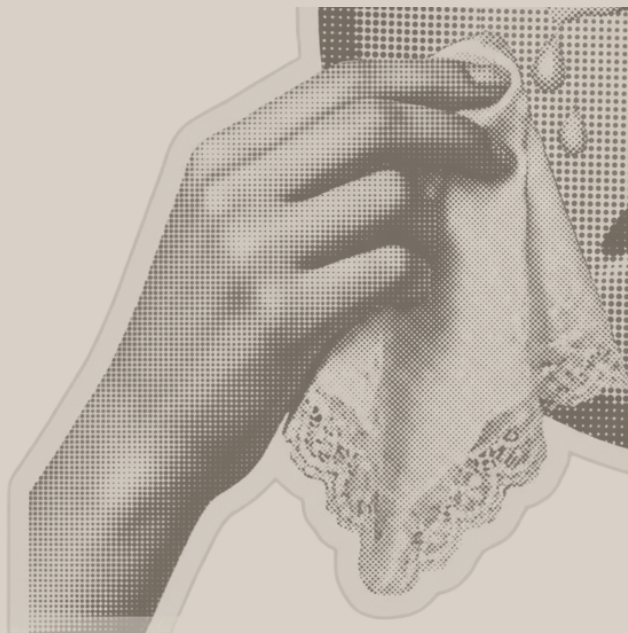
3 于是，“我痛”不再是一种呼求，而变成了一种“资格”。

你必须用对的方式痛苦，用对的语言表达；

你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走出痛苦，否则你就会被视为“不够属灵”。

而那些说不出话的人，就沉默了。

他们的痛苦没有“见证价值”，所以只好变成祷告单上的一句“为某某的情绪代祷”，或者干脆从小组里“暂时离开”。



4 真正的关怀是什么？

是有人不纠正你的眼泪，不催促你的康复，不对你说：“你要改变思维”。

是有人不抢走你的痛苦，不把你的故事编成教材，不说“我理解你”，而是坐在你身边，说：“我听你说。”

我们不是都要说得胜，我们要学会让失败被听见，让痛苦被承认。

哪怕没有答案，哪怕只是一句微弱的“我还撑着”，也请让它被说出来。

因为在耶稣面前，每一个“我痛”都不是舞台上的台词，而是他愿意触摸的伤口。

真正美好的教会见证，不是我们终于好了，而是：在我们仍破碎时，有人肯留下来陪我们说话。

## 请给痛觉留个位置

在某个主日，我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开始分享：  
“我过去曾陷在极深的抑郁中……甚至想过死。”

我几乎能预判他接下来说的话，他的语速何时变慢，哪一句话会停顿，哪一个瞬间音乐会起——最后，当然是“主救了我，我走出来了，我现在可以陪伴你。”

全场鼓掌，氛围感人。

但我忽然想问：这份“真实”，是真的吗？

1 不是说他在撒谎。我相信他曾经真的痛过。  
但当“真实”成为一个被鼓励去讲述的形式，一种“服侍”的方式，它就不再是自然的生命流露，而是一种被建构、被选择、被排练的“表演”。

你不能太痛苦——因为那样别人会不知所措。  
你不能还没好——那样别人无法得到鼓舞。  
你要哭，但不能哭得太失控；你要跌倒，但必须站起来；你要承认软弱，但要以“我已得胜”收尾。

你不是在经历痛苦，而是在扮演一个“曾经历过痛苦的人”。

2 在后现代社会，一切都进入了“仿真状态”（simulacrum），连真实也成了一种“可识别的格式”，以至于我们越来越不相信直觉，只相信“像真实的真实”。

教会见证中的“伤口”也正在仿真化。

那种“得体的痛苦”被标准化了——要有起承转合，要有翻转，要有情绪要点，甚至要有一句“感谢神我才没走不下去”的回环句。

你若太平淡，听众会失望；  
你若太混乱，听众会不安。

于是我们开始“学习痛苦”，学习如何分享它、包装它，使它有用、感人、不突兀。



3 而真正的痛苦往往是无声的，是无结构的，是尴尬、不好听、不合规矩的。

它没有线索、没有抒情、没有音乐，它像哽在喉咙的一口血，吐出来会弄脏地板。

它不是给别人看的，它只是为了不死而发出的呻吟。

可是这样的痛苦，在教会里，没有话语的位置。

4 于是我们只能扮演另一个人：一个好看的受伤者，一个得体的幸存者，一个合格的失败者。

这并不是谁的错。

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当“真实”成为一种生产指标，它就不可避免地要被格式化、被美化、被收编。

5 也许教会该停下来，问一问：

我们是否还允许“无结果”的真实？

是否还愿意倾听那些没有意义的痛苦、没有结局的祷告、没有归宿的挣扎？

我们是否敢于面对一个信了很多年、仍然破碎的人，不急着拯救、不急着引用经文、不急着归类他为“服事对象”？

6 “我痛”不该是舞台语言。

它应该是一种不被要求表演的自由，一种能在你说错、说乱、说不清楚时仍被接纳的信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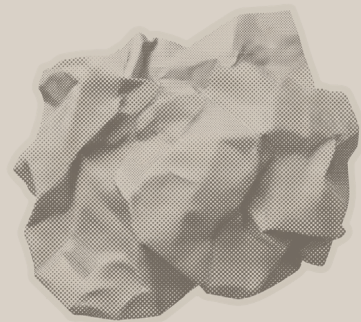
耶稣听过很多种“我痛”。

他从没纠正过这些话语。他只是流泪、抚摸、治愈，陪他们一起痛。

7 所以我想说：有些真实，不能表演；一旦表演，就死了。

让我们把讲台腾出来一点点空间，留给那些说不出话的人；

让我们把“得胜”的模板拆解一些，接纳那些仍在泥沼中的人。



## 沉默的信仰者

教会里，总有人沉默。

你总能看见那样几个人——他们不抢话、不哭、不求助。聚会结束后，他们会笑着点头，说“感谢主”，然后默默离开。

他们不是没有故事，只是他们选择了不说。不是因为坚强，而是因为他们懂得：说出来，代价太大。

1 在生活中，他们早已学会不在人前崩溃，不轻易暴露贫穷、不幸、羞耻。进入教会，他们保持干净、合适、礼貌、温顺。

他们知道，如果开口讲自己家里的混乱、生活的挣扎、信仰的冷淡，很快就会被贴上“需要帮助”的标签，被“属灵人”拉去一对一辅导，听见那句熟悉的话——“你要改变你的思维”。

但他们不是不知道要“靠主刚强”，他们只是累了。他们不是不想得胜，而是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

2 他们因此学会了沉默。

沉默是保护，是尊严，是最后的堡垒。

即便内心已经荒凉到连祷告都说不出来，他们也会礼貌地说：“主带我走过一切。”

这不是虚伪，是一种更深的真实——一种不求安慰、不求理解的真实。

因为他们已经看透，自己若不是得胜者，就没有资格成为见证；若不是转变中的人，就没有资格开口。

他们的体面，不是光鲜的外表，而是一种尽力保住不被轻视的姿态。

一种被压迫者特有的高贵。

3 教会习惯了聆听“得胜”的声音，却很少真正聆听沉默。

我们为讲台鼓掌，却忽略了那坐在最后一排的阿姨。她只是轻轻低着头，手指不停揉搓着圣经书页的角落。

我们为转变的见证落泪，却从不问那位每周都来的弟兄，他一个人坐在那里，从不与人交谈，只是在诗歌中默默站起，又默默坐下。

4 沉默，不是信心的缺失，而是信仰之中的哀歌。

体面，不是伪装的外衣，而是生活缝补出的最后一块遮羞布。

不是每个人都能高声说出“我苦”，  
有些人，只能用一声“感谢主”来包裹那一句更真实的“主啊，我撑不住了”。

5 主耶稣也曾沉默，在彼拉多面前；  
他也曾选择不辩，在鞭打中，在羞辱中。

他认识这些沉默的人，不轻看他们的体面，  
因为那体面之中藏着一种不肯向苦难出卖自己的尊严。

6 教会若真是一个家，就请不要只欢迎“得胜”的孩子，  
也请接纳那些坐在墙角、衣服皱巴巴、什么都不说的人。

他们没有站出来，是因为他们早已在生活里站到腿软。

不要催他们说话，不要拉他们祷告，不要指责他们信心软弱。

请在他们沉默时坐下，和他们一起不说话。

因为，有时候，与一个愿意不说话的人产生共情，就是最深的怜悯。O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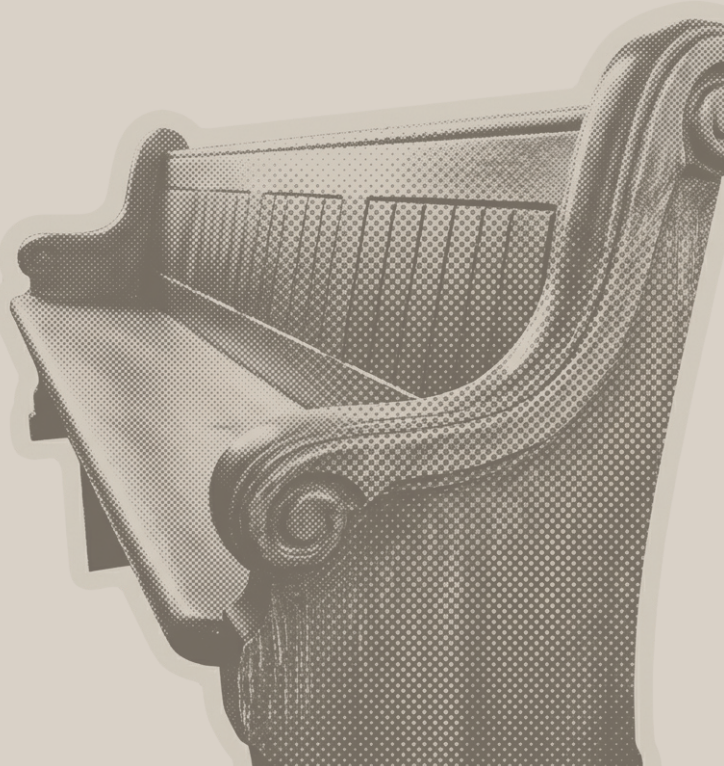
阅读作者的诗歌  
我终于成为了自己



夜的深处，他呼唤我



在沉默中承受



# 本期内容导览

## 《介于废物与杰作之间》 (P.12)

田立克在《存在的勇气》中曾分析三种存在性的焦虑：对命运与死亡的焦虑、对罪疚与定罪的焦虑，以及对空虚与无意义的焦虑。他道出我们不想面对的处境：我们害怕消逝，害怕自己不够好，也害怕到头来一切都没有意义。

若把这些焦虑浓缩成一种心情，也许可以说，就是一种深层的“废物感”。在浩瀚而冷酷的世界面前，我不过是一名过客；多我一个、少我一个，其实也没有太大差别。若死亡终究要吞没一切，那生命中所追逐和累积的会不会只是如捕风、一场虚空？

## 《活在世上我曾荒废》 (P.19)

活在世上我曾荒废。面容为此受损、变得斑驳，到那一天，也许真的会和我的主一样。我想，那一刻我会忘记背后，毅然航向雪白群山。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便是我的航道。他从虚空中唤出生命，我纵然渺小，也没有一时一刻，不在他全然是爱的注视中。

## 《从垃圾桶到玫瑰园——关于废与美的神学联想》 (P.16)

弃置之物未必是废物，有时只是错位。虽不再合原主人的心意，或者失去英雄用武之地，换一个人还是一件实用的物件。早年留学时，我习惯逛“Yard Sale”，从厨房用具到自行车，那些被原主人淘汰的物件在我手中重新焕发生机。后来参加工作，这种习惯延伸到了二手书画店。在书架与画框间寻找，有一种“重新遇见故友”的喜悦。当这些画作在屋中静默守候，它们带来的喜悦长久陪伴着我，在快节奏的生活中劈出一块悠闲的空地。我常因为发现一处新的细节而欣喜，似乎它们有意在等着被发现，无声地期待，无言地交流。

## 《我的“差生”经历，如何塑造我成为更宽容的老师》（P.31）

---

在基督信仰中，恩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意味着无论我们的生命状态如何不堪，只要愿意相信上帝，上帝都一视同仁地接纳为他的儿女。这给予基督徒一个非常大的安全感，当行走在荆棘满布的世间，基督徒永远知道有一个安全的避风港，就是创造万物的上帝。

然而社会文化和这样的逻辑相去甚远。那么作为护送年轻人走向社会的教师，怎样将安全感传递给学生，同时又让他们有足够的准备去迎接真实世界的历练呢？

## 《大卫也曾被遗忘—— 废柴叙事下的另一种可能》（P.35）

---

世人眼中的废柴，常被忽视、被低估。但正是在那些被遗忘的角落，蕴藏着真正的潜力与力量。大卫的微小与平凡，不影响他未来的辉煌；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努力和忠诚，最终会开出灿烂的花。人生中，也许有人轻视我们，也许我们不够高、不够强、不够光鲜靓丽，但那并不代表失败。废柴，也有属于自己的春天。

## 《重塑生命中的裂痕——从铜瓷、金缮到藤村真的艺术神学》（P.45）

---

铜瓷和金缮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从破碎里修复出另一种美。破碎的器物，因为修补，反而变得独一无二。无论是朴素的铜钉，还是华丽的金线，匠人们面对的，首先是器物本身的“破碎”。他们俯下身，一片片拾起，揣摩、拼凑。铜瓷和金缮不是将破碎修复如初，那是不可能的，他们接受残缺，并以匠心精神，在裂痕处浇筑出一种新的美。

## 《一群天使如何照亮我们的盲点》（P.40）

---

我们这些“健全的人”，往往在另一种意义上更加破碎。我们有能力，却不信靠；我们有知识，却不亲近；我们可以表达，却不够真实。我们的残缺不在身体，而在内里。正因如此，这些被称为“软弱”的生命，反而成为一种提醒。他们知道自己是谁，也接受这样的生命。而我们，常常不是不知道，而是不愿承认。

# 介于废物与 杰作之间

撰文 / 毛叔

我们总有一天要死！

用这样一句“不吉利”的话开头，大概不太讨喜。华人文化重视吉祥，也避谈死亡（医院都没有四楼）；然而，死亡不是禁忌，而是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现实。

“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参《创世记》3:19）这句话不是悲观，而是一种清醒。从化学组构成来看，人体不过由碳、氢、氧、氮等元素构成，与大地中的物质并无二致。人死后，身体回归土地，经过时间分解，成为土壤的一部分，再次进入生命循环。从这个角度看，“归于尘土”不是什么咒诅，只是对受造本质的承认。

人必有一死，但现代社会却很懂得帮助我们“避死”。科技进步、经济繁荣、娱乐至上，我们活在一个由金钱、效率与算法交织而成的世界里。我们不只是在社群媒体上，也在现实生活中努力展现一个更成功、更体面的自己，却在不知不觉间把真实的脆弱、有限与死亡推到视野边缘。

我自己也熟悉这种追逐。从小认真读书考上名校；后来理工背景的我转读神学，又在文字工作中打滚多年，慢慢累积出一些头衔：副主编、主编、总编。表面看来，人生似乎向上攀升；但夜深人静时，我也不得不承认，自己仍然不过是一个有限、

软弱、会孤单、常犯错的凡人。无论是博士、教授、总裁、主任牧师，还是总统，都不能真正遮盖人内心深处的脆弱。很多时候，头衔只是让我们在这个“避死而虚拟”的世界里，暂时感到自己比较不像一个“多余的人”。

田立克在《存在的勇气》中曾分析三种存在性的焦虑：对命运与死亡的焦虑、对罪疚与定罪的焦虑，以及对空虚与无意义的焦虑。他道出我们不想面对的处境：我们害怕消逝，害怕自己不够好，也害怕到头来一切都没有意义。[1]

若把这些焦虑浓缩成一种心情，也许可以说，就是一种深层的“废物感”。在浩瀚而冷酷的世界面前，我不过是一名过客；多我一个、少我一个，其实也没有太大差别。若死亡终究要吞没一切，那生命中所追逐和累积的会不会只是如捕风、一场虚空？

也因此，在教养孩子、看不惯孩子“耍废”时，也许并不只是因为他懒散，而是因为那触动了我一直拼命对抗的东西：我害怕自己其实也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



## 上帝眼中没有废物？

但福音最颠覆、也最难以置信的地方，也许正是上帝眼中没有废物。

在台湾的花莲玉里，有一位来自法国的天主教神父——刘一峰，他经营资源回收场与二手物流仓库，让六七十名原本难以进入一般职场的身心障碍者、失业者与街友，透过分类纸箱、回收废纸与整理二手物资，获得稳定收入，也重新建立自我价值感。

其中一位叫阿文的男子，年轻时因酒驾与伤害案件入狱，出狱后婚姻破裂，亲友疏远，又找不到工作，连三餐都成问题，只能整日借酒浇愁，人生几乎走到尽头。所有人都避而远之，但刘神父却看他是可扶持的“弟兄”，而不是被放弃的“废人”；阿文被重新看见和尊重，开始在回收场开货车，生活渐渐稳定而快乐，也不再酗酒了。[2]

“别人眼中的垃圾，都是我的宝物”，刘神父毫不犹豫地说。从不以“废物”的眼光看待任何一个跌倒的人，那些被丢弃的纸箱、宝特瓶可以再被使用；那些因疾病、犯罪、贫穷或失败而被贴上标签的人，也同样值得被重新珍惜。这不只是一种社会服务，更是一种眼光：人的价值，不由市场决定，也不由成败定义。

刘神父的眼光无疑来自基督信仰。圣经从一开始就宣告，人是按着上帝的形象被造的（参《创世记》1:27）。这意味着人的尊严并不来自功能、效率、表现或社会地位，而是来自那位创造人的上帝。耶稣在地上的生命，也不断向边缘人、病人、罪人和被轻看的群体表明：在人所弃绝之处，上帝的爱仍然临在。这也是为何刘神父一生致力于传播“爱”，帮助他人得到喜乐、幸福。

## 从废物到艺术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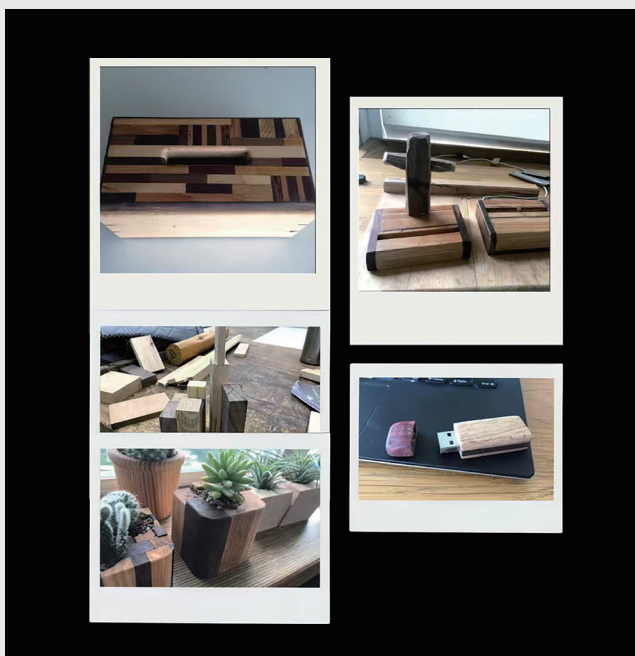
刘神父如此身体力行地活出上帝的爱，多少也激励了我们。但毕竟这样的例子屈指可数，大部分人生活所见更多是利益与算计、比较与争夺、冷漠与虚假……有时甚至在教会群体也无法免俗。

“神爱世人”这句话，对一个在教会长大的人来说，很可能熟悉到近乎麻木。但头脑知道，心里却未必感受得到。保罗在《罗马书》第8章把基督的爱写得那样浩大：无论患难、困苦、危险、死亡或任何受造之物，都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参《罗马书》8:31-39）。可是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仍有怀疑、孤单，仍会在被忽略、被否定、被责备时深受刺痛，甚至偶尔也会有苦毒和嫉妒。我不免好奇：若真相信自己被上帝所爱，为何我们仍活得如此紧绷而辛苦？

问题可能不是神学知识不足，而是我们习惯把爱理解成抽象的意志，而不是可被经验、可被体会的情感现实。我们可以理性地承认“上帝爱我”，却很难相信上帝真的同理我、喜悦我、想看见我、也乐意亲近我。马修·埃利奥特（Matthew A. Elliott）在《信仰与情感》里提醒我们，情感并不是信仰的次要部分，也不是需要被压抑的非理性冲动；相反地，情感往往忠实反映了一个人真正的信念与价值观。换句话说，一个人若在头脑上相信上帝是慈爱的，心里却始终只感到惧怕与疏离，那不只是“感觉不好”而已，更可能显示这个信念尚未深入他的整个生命。真正的信，不只是知道上帝爱我，更是逐渐在情感上能真实地感受、响应并安息在这份爱里。[3]

保罗不只对上帝的爱有深刻理解，对现实的惨淡也没有轻忽：这个受造世界仍在挣扎，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代求（参《罗马书》8:26）。而当代神学家Shelly Rambo在*Spirit and Trauma*一书中提醒我们，圣灵不见得是在苦难中立刻得胜的力量；相反地，他是在创伤之后仍然停留的同在，在破碎里陪伴人走过那段漫长的旅程。她批判传统的神学太急着提供“死里复活”，而忽略了身受创伤之人所面对的纠结处境。她强调，复活的亮光或医治未必很快到来，但神的同在却没有离开。[4]

回头看自己，我成长在一个大家庭，从小并没有被足够关注，这种被忽视感，使得我异常努力，很自律上进，也尽力配合别人，不太会提出自己的需求，以免给别人造成麻烦。但倘若这些付出和努力没被看见时，我却容易有极大的失落感；更不用说被误解或批评时，更让我异常痛苦，久久难以释怀。



这些年来，我一直努力摆脱内心深处的缺乏与不安；虽然头脑相信上帝是爱，却无法肯定上帝在我负面状态下仍视我为“宝贵”。在我仍旧深陷“死亡”的阴影还未完全“复活”时，Rambo帮助我理解，圣灵是在破碎中仍然停留的同在，温柔地陪伴我走过漫长的医治旅程。

当保罗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参《以弗所书》2:10）时，这里的“工作”其实可以更好理解为上帝手中的创作。我不禁想象：如尘土般的我，仍是她眼中的艺术品？我虽废，却也是她珍爱的“杰作”？甚至在我要死不活的状态中，她仍喜悦我整个人的存有？[5]

我还在学习真正相信这件事，却发现要抵抗从小累积的惯性，也要抵抗这个世界以效率、成功与可见度来衡量价值的逻辑，并不容易。

### 打破废物与艺术品的边界

这些年我也从创作中有些许体会。

消费主义让我们习惯了“用过即丢”。电子产品更是加强这个趋势，一有新版本，旧的立刻过时贬值；家具、衣物、家电的生命周期愈来愈短。我们渐渐只追求新鲜，把旧物看成废物，看不见它们潜藏的可能。

但木工让我学到另一种眼光。木材是一种很奇妙的材料：整块完整木料可以做成家具，边角碎料能够重复利用成为装饰，再不然也能成为燃料、木屑可堆肥；一根木头，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部分是多余的。对大多数人来说，旧门窗、旧木柜、一段腐朽的

树干不过是废弃物；但在创作者眼中，它们也可能成为另一件艺术品的开端。被人丢弃的木材，不等于没有价值，只是还没有被用对的方式看见。

最近，我们用一棵断成两截的老树，制作成了椅子，上面还挖了个槽，不坐时也可以充当烛台。原本被视为无用的枯木，却在巧思下化身生活美学的一部分。

其实，人也是如此。

即便我们终将归于尘土，但尘土从来不是故事的终点。创造之初，上帝把气息吹入尘土，使人成了有灵的活人（参《创世记》2:7）；而在基督里，那位创造的上帝也仍在破碎、羞耻、失败与自我怀疑中继续工作，继续新的创造。

我或许仍在废物感中挣扎，但我发现，可以更多透过创作找到存在感。就像上帝吹入气在泥土上，我们也可以透过创意和巧手、圣灵的恩赐，一起新创造。当我们在许多“废物”上看到新的可能性，或许也更能相信自己真是上帝的杰作！<sup>OCM</sup>

注：

1. 保罗·田立克著，《存在的勇气：会害怕也没关系！其实，你可以比想象的更勇敢》（台北：联经，2025）
2. 陈羿致，《法国神父刘一峰一生奉献台湾，用爱拥抱弱勢》，《禅天下》网站，2021年8月18日，<https://www.zencosmos.com.tw/2021/08/character/30990/>
3. 马修·埃利奥特，《信仰与情感：新约情感学》（香港：恩道出版社，2026）。英文书名faithful feeling比中文书名清晰，即情感为人真正所信、所爱、所重视之事的忠实反映，情感与理性并非对立，反而与认知和价值判断紧密相关，是基督徒信仰、神学与伦理的重要部分。
4. Shelly Rambo, *Spirit and Trauma: A Theology of Remaining* (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10).
5. 在这里用“她”是刻意的，因为更容易从上帝的“母爱”来理解这种情感。



具身体的灵性：  
成为更完整的人



我们为何存在？  
——AI时代关于文字与  
媒体工作的10个思考



科技霸权下仍能  
与神相遇？



我、历史与基督信仰



敬虔与美，非此即  
彼？——从反“美”到  
创造“美”

## 从垃圾桶到玫瑰园—— 关于废与美的神学联想

撰文 / 泰正

### 弃置之物未必是废物

我们会经常注意到，街边的垃圾桶总是满满的，有时甚至连盖子都没法关严实。很多人觉得这些弃物毫无价值，只配被填埋或焚烧。然而严格来讲，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废物。作为物质，它们因循自然规律进行着转化，在被人注视或不被人注视的状态下，重新参与物理或化学的循环。

但当讨论上升到日常用品、食品与工具时，情况就变得稍显不同。身处消费时代，消费主义观念让制造者限定了产品寿命，让使用者习惯了“喜新厌旧”。特别是电子产品，代际更新的速度让人目不暇接。现代人习惯了“用完即弃”的便利，却在不断的更迭中，不仅弄丢了对物质的耐心与尊重，也弄丢了与物件相连的情感价值，失去了在旧物中凝视时间温情的机会。

然而，弃置之物未必是废物，有时只是错位。虽不再合原主人的心意，或者失去英雄用武之地，换一个人还是一件实用的物件。早年留学时，我习惯逛“Yard Sale”，从厨房用具到自行车，那些被原主人淘汰的物件在我手中重新焕发生机。后来参加工作，这种习惯延伸到了二手书画店。在书架与画框间寻找，有一种“重新遇见故友”的喜悦。当这些画作在屋中静默守候，它们带来的喜悦长久陪伴着我，在快节奏的生活中劈出一块悠闲的空地。我常常因为发现一处新的细节而欣喜，似乎它们有意在等着被发现，无声地期待，无言地交流。

### 变废为宝的玫瑰园

朋友们来我家，常被我的庭院惊艳。倒不是因为有什么特别奢华的建筑或雕塑，而是因为院子里的生机与活力。这里有四分之一园子的玫瑰、喷水池旁的鸢尾、角落里的睡莲，还有凉亭上缠绕的百香果。但他们不知道，这些赏心悦目的花卉，大多不是购自花圃，而是别人不要的“废物”。有些是邻居种不下了丢在路边的，有些是快养不活的残株，被我捡回来悉心照料后重新种活的。

玫瑰园里原本只有二十几个品种，后来我每年冬季从朋友剪下的残枝中筛选，扦插培养。几年下来，竟收集了50多个品种，成了园中一年四季的风景。有的以香气取胜，散发着幽香、清香、浓香。有些则以颜色赢得我的喜爱，娇嫩如雏鸭的黄玫瑰，高贵的紫玫瑰，冷峻高傲的黑玫瑰，鲜艳欲滴的红玫瑰，还有双色和三色玫瑰。

其中我最钟爱的是“红双喜”（Double Delight）。它的美不在于色彩的单一纯粹，而在于渐变中的丰富：花心是一抹温润的乳白，安静且羞怯；随后色彩悄然苏醒，由淡淡的粉晕向外层层递进，最终在花瓣边缘凝成炽烈的深红，如同跳动的火焰。白与红之间没有生硬的界线，而是彼此渗透、交融。初闻时，是清新的甜，带着一点柑橘般的明亮；细闻之下，又浮出柔软的果香与淡淡的辛香，像阳光下成熟的果实轻轻裂开。它不侵略，却



有一种持续的吸引力，人离开之后，仍会在空气中隐约捕捉到它的余韵。白与红、克制与绽放，在同一瞬间重叠。这不正像我们的生命吗？在平淡的本相中，因着恩典的渗透，生发出渐变的华彩。

鸢尾花则是从社区网络上“捡”回来的。那些被弃置的根块最初极其枯干，毫无生气。拿回家以后，我将它们植入最好的花土，定时浇水。当第二年春天的第一片嫩芽破土而出时，那种激动难以言表。这些放逐路旁的“精灵”，原来只是在泥土的怀抱中做了一个冬天的梦。这让我想起T·S·艾略特在《荒原》中的诗句：“火炬的红光映照着汗湿的脸庞之后……春雷在远方的群山回响。”

枯干的根茎并不代表死亡，而是在神圣的静默中等待春雷在远方响起。如今，紫色、黄色、白色的鸢尾装点着我的春天，也带给我无尽的创作灵感。甚至连路边捡回的粗壮树墩，也被我放在斜坡上，成了野百合园天然的边界。它不仅挡住了泥土流失，还巧妙地充当了视觉引导。它让观赏者知道：这里既有野性的自然，也有人心的护理。

## 忠心管理被忽略的资源

如果说这些“变废为宝”只是个人乐趣，那么我的一些在人看来“无用”的兴趣，则为我架起一座宣教的桥梁。我大学学的是工科，却始终钟情于文学写作，尤其是写诗填词。在追求经济效益时代，这似乎毫无益处。既不能带来财富，所得的稿费最多只可以买几杯咖啡；也不能带来身体的好处，坐久了反而影响健康。然而，正是这个爱好让我成为了社区杂志的主编。虽然不能大张旗鼓地宣传基督信仰，但在不触及红线的前提下，我将福音的种子深

埋于文字之中，让读者看到基督徒人生的丰富与盼望。如果说在泥土中翻转枯根是肉眼可见的奇迹，那么将碎散的字句编排成生机勃勃的文章，则是灵魂深处隐秘的“荒原开发”。上帝赋予人的文字能力，可以成为满足世俗需要的工具，也可以成为连接灵魂的纽带。

圣经中虽无“废物利用”的直接教导，但属灵原则无处不在。耶稣行五饼二鱼神迹后，特意叮嘱门徒：“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参《约翰福音》6:12）这位能从无变有的神，竟如此看重“剩下的”，他的供应永远是够用而且有余的，但他也绝不允许浪费。这个关于节约与不浪费的教导，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应该遵循，当然可以用在物质世界，属灵的世界也同样如此，我们都应该成为神丰盛恩典和恩赐的好管家（参《彼得前书》4:10）。每一样被世人忽略的资源，都应在忠心的管理下发挥其价值。这提醒我们：在神国里，没有多余的资源，只有尚未被发现的恩赐。



## 价值被重新定义

我们都是神恩典的器皿。保罗说：“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哥

林多前书》1:27-29) 照世人的想法, 我们基督徒都是不完美的, 在某种程度上都有些“残缺”。

保罗虽然写了新约圣经书信中的一半, 但在当时的人眼中却是一个不起眼的人, 甚至有点被人瞧不起, “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 及至见面, 却是气貌不扬、言语粗俗的。” (参《哥林多后书》10:10) 保罗说神在他身上放了一根刺 (参《哥林多后书》12:7), 有圣经学者考据是眼疾, 可以想见当时的保罗不是什么高富帅。他不因自己的“残缺”而放弃神的召命, 反而因这软弱彰显圣灵的能力: “我说的话, 讲的道, 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 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 (《哥林多前书》2:4)

另外一个被神重用的圣经人物——摩西的故事也相当有趣。上帝从荆棘丛中呼召摩西, 让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尽管看见上帝在他面前所行的神迹, 但他仍然三番四次地推辞。“摩西对耶和华说: ‘主啊, 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 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 也是这样, 我本是拙口笨舌的。’” (《出埃及记》4:10) 这本是摩西的托辞, 但也可能是实情。上帝并没有反驳摩西, 而是说“谁造人的口呢? 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 岂不是我耶和华吗? 现在去吧! 我必赐你口才, 指教你所当说的话。” (《出埃及记》4:11-12) 可见人的能力与限制, 都在神的主权之下。

神挑选了世上愚拙的、软弱的、卑贱的, 这在世人眼中或许是残缺的, 但在神的主权下, 人的限制反而成了彰显圣灵大能的机会。无论是“气貌不扬”、身患刺痛的保罗, 还是拙口笨舌、一度退缩的摩西, 上帝从不寻找完美的容器, 他专门在裂痕

中点亮灯火。就像那段挡泥的旧树墩, 虽失去了大树的生命, 却在守护花圃中找到了新的尊严。上帝不看一个人的过去与残缺, 我们的价值在基督里被重新定义。

## 一切皆有神圣之美

“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 (参《哥林多后书》4:7)。我们虽是廉价易碎的瓦器, 却因盛装了耶稣复活的生命, 便身价百倍。我们每一个人在信主之前都是残缺破败的, 但上帝作了最奇妙的救赎之工, 化腐朽为神奇, 让我们在基督里成了新造的人 (参《哥林多后书》5:17)。

耶稣能化腐朽为神奇, 他名称为奇妙。当我们顺应上帝的造物法则, 从他的视角审视自己、他人与万物时, 就会发现: 一切皆有恩典, 一切皆有神圣之美。<sup>(OCM)</sup>

### 作者资料夹

作者是机械工程师、杂志编辑、主日学老师。左脑在医疗产品设计中探寻精密与逻辑, 右脑在诗词与社区杂志编辑中关怀人文。乐此不疲的教会服事者, 常年站立主日学课堂, 从基本要道讲到教会历史, 偶尔越界一览西方建筑中的基督信仰。教人, 亦教己。



# 活在世上我曾荒废

撰文/阿不壳

人子啊，  
你说不出，也猜不着  
因为你所知道的  
不过是一堆破碎的形象

—T. S. Eliot, 《The Waste Land》

朋友们在一起，有时会翻看各自收藏的梗图[1]。一群人围着一部手机笑成傻子，也算是某种特别的娱乐。

也有人始终get不到梗图的笑点。周星驰《喜剧之王》里提到“演员的自我修养”，看梗图，也需要某种“修养”。那是一种以丧文化为资源的“审丑”和“审尴尬”，需要能同时理解抗争与躺平，讽刺和自嘲，自伤与自愈。所谓“世界已疯，我先疯为敬”。如果没有经历过类似的幻灭，也许就很难理解这种疯法。

可以说，梗图是表达无力之力的手段：人尝试从“丧”和“废”中获得力量。

## “废”文化 (the Wasted)

梗图的笑点和周星驰的电影不一样，虽然两者都事关小人物。

十几岁时，我看不懂港式搞笑片。少年人心思单纯，心气也高，受不了用小人物的屈辱来搞笑。但大人们喜欢，他们能看懂。长大后我才发现，这些电影虽然表达夸张，但确实拍出了很多人的心态。

只要你有志气、肯吃苦、敢想敢拼，成功终究会轮到你。只是到底在拼什么，成功又是什么呢？

高中时还看过一部美国电影：《彼得潘和铁钩船长》(Hook, 1991)。彼得潘是少年自由的代言人，为了自由，他拒绝长大。但在电影里，彼得潘活成了中年人，忘记了小时候狂野轻盈的梦想，成为追名逐利的一员。电影将中年男子的悲哀拍得那样真切，我发誓自己绝不要重蹈覆辙。

那时候还没有丧文化。我朦胧向往着有意义的人生，盼望世界是可理解，甚至是可信赖的。但不到十年，我就已经失去了理想。

我也拼过，也渴望成就。可没有家底和扶持，混社会真是风雨飘摇。作为社畜，个人理想不是公司想要的。而在绩效系统里待久了，人也很难觉得自己还是个人。

父母们不太能想象这些。在他们熟悉的奋斗故事里，小人物再穷，也还是某种“现代性的主体”[2]。没能拼成有钱人，只是因为时运不济或技不如

人——他们不会质疑世界的逻辑。

但我们这一代城里小孩，受过不一样的文化洗礼。当资本主义的风吹来，它不但带来了商品，还带来复杂丰富的意象：关于自由、意义，关于怎样度过一生，才不会遗憾。这些意象，多半借着偶像来呈现。

小时候我喜欢圣斗士和超级赛亚人，因为他们很酷，他们不受人欺辱。中学时迷恋三毛，为了能像三毛一样去“流浪”，我尝试休学，说服大人的理由是“学校教育只会禁锢人”。

上大学后，偶像不再那么单一，但他们始终像镜子，一面用来映照理想，一面用来对照我自己。我希望自己强大独立，能做有意义的事，得到许多的爱，生活过得非常精彩。

可镜子里的我，逐渐在社会生活里破碎了。

如果说父母还相信人定胜天，相信人能靠自己赢得尊严，那是因为他们的主体性还没有断裂。可80、90、00后一进入社会，就发现自己不过是个工具人。

“我们不觉得产品是自己努力的结果，也不觉得自己是个生产者，对工作和报酬之间的关系也没有任何感知。工作似乎是任意施加、随意付酬的。”

“我每天在打卡那一刻就不得不放弃各种权利。还有什么可捍卫的？我所要守护的只有自己的生命。” [3]

这也包含在“废”文化里。“废”是一种消极的主权宣示：如果我自认废品，系统就再也不能用奖惩机制来奴役我——这个游戏我可以不玩了！

B站上有一类热门视频，概括来说就是：怎样可以不上班。年轻人直播弃城回乡的日常，靠降低物欲来试图过得快活。还有人单单拍失业后每天与猫相伴。评论区很热闹，大家分享挣扎、互相安慰，像一种网络避难所。

只是这个避难所很脆弱。因为视频一旦被点赞和效仿，就会转换成流量、成为模版，仍旧被系统吸纳。可焦虑和失败感不会消失，对充实与意义的渴望也不会消散。如果没有出路，我们就会因为害怕生命旷废，再度投身曾经厌恶的一切。

只是那么做时越来越绝望，像中年后的彼得潘一样。

### 被看见和被给予的 (the Given)

父母那一代人还共享过一种信念，就是人应该战胜环境，甚至命运。在小人物眼里，大人物是某种被实现了的“人”：他们能主宰那么多，他们能定义





“我是谁”。当我父母头一次听说“技术永生”，几乎觉得那是云端上的事务。

后来的人很难有这样的体认，但同样想定义自己。思路也很像，就是以“我拥有什么”来确认“我是谁”。自嘲“废物”是一种下意识的尝试，想通过解构旧体系来重获叙事权。

我对“废”也有切身的体验，但不是出于概念，而是和惊恐症有关。

26岁那年，我头一次惊恐症发作。当时是冬天，我独自在出租房里，突然全身发冷、手脚麻木、动弹不了。“我快死了”，是脑子里冒出的唯一的念头。

原来，死是如此无边无际。我感觉自己正孤零零飘入茫茫虚空。拼命呼喊上帝，却像被消音了一样。周围的世界原本喧闹、真实，那一刻却荡然无存。那种隔绝无助和非人的感受，彻底改变了我的生存体验。

有时我会问身边的朋友，怕不怕死？多数人都说不怕，甚至还有点欢迎，特别是活得累的人。但我也渐渐意识到，当人说“不怕死”，一般是在表达信念，而不是体验。

对我来说，死不只是离开世界，更不是解脱，而是一种彻底的断裂和断联。在那之前，我从未从关系的角度看待生命。

原来我之为我，不是出于个人选择。我就这么存在于世界上了。被给予了身体发肤，被给予了亲人父母；被给予了国族、地域、环境。头顶上有天，天上有星辰；脚下有土地，地里有百物。这些，都不是出于我。

“我是谁”，既不是来自世界的定义，也不是来自个人意愿。我是谁，来自谁能绝对地“看见”我。我在什么样的目光中成形？那注视着我的，又是怎样的存在？ta自身是否足够坚稳，绝不会在时空中消散？

而我并不“拥有”任何主体性。飘入虚空的体验，足以解构这一妄念。我是被赋予（being given）、被建构的。用圣经的话说就是——

“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诗篇》139:15-16）

如果相信圣经对“人何以为人”的启示，就会同意：人的主体性，从一开始就是关系性的。我们仍旧是镜子，但并不映照偶像。我们自身是圣像的一种[4]，因为神圣者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

正因为人不满足于被赋予，想获得一种超出界限、甚至超出真相的定义权，人才堕落了。

不是自有永有者，却以为能航过茫茫时空，超越生死。不能造作自己，却试图主宰万物生灵。我想我确实是亚当和夏娃的后裔，听信了一种谎言。原本上帝从自己完全的本性，出于爱和创意，给了我们生命。他的创造多好啊，没有任何缺憾。被这样一位神圣者造作和看见，又是多么充实。我们却要另辟虚空，建立自己的国度。

有一阵，惊恐迫使我不断在心里凝视圣像，就是那十字架上的基督。

不是希腊诸神强壮优美、随心所欲的形象，也不是佛教诸圣微垂眼帘、超脱抽离的面容，甚至都不是那怀抱小羊、被穷人满心期待的救主，而是受难至死的基督。

据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到《墓中基督尸体》的画像后惊呼：“这幅画会让一些人失去信仰。”[5]这是真的，我体验过。

我受不了世界残酷黑暗，人代代挣扎。我受不了自



己是有罪的、破损的，这让我感到既没有力量，也缺乏尊严。我向往偶像的光彩，而不是只能衰残的肉身。

可是当我一次次飘入虚空，也体验着自己的虚空，唯一能安慰我的，恰好是那同样破损的面容。

“‘……让我告诉你我都做了什么……’他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他无法认识自己正是这个世界中的典型。这世界充斥着背信弃义、暴力和色欲，他做的坏事实微不足道。像他忏悔的这些罪恶，神父不知已听过多少次——人的智能何等局限，连一种新的犯罪行为也创造不出来……基督正是为了这样一个世界才死……为了善与美而死，为了家、孩子或为了拯救一种文明献身，这并不难。但为了懦夫和堕落的人死却需要一个救主。”[6]

他是为了我才破碎。他在十字架上伸出双手，一边被天父紧握着，一边透过圣灵握住了我。

我甚至不是什么小人物，我只是虚空。他使我存在，也不是为了“使用”——我有何“用”可言？无数的天使天军都听命于他。

他只是紧紧、紧紧握住我，不让我飘入虚空。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我只知道他决意如此。他给出了自己的生命，是为了我。

我想，这就是自有永有者和假冒僭越者的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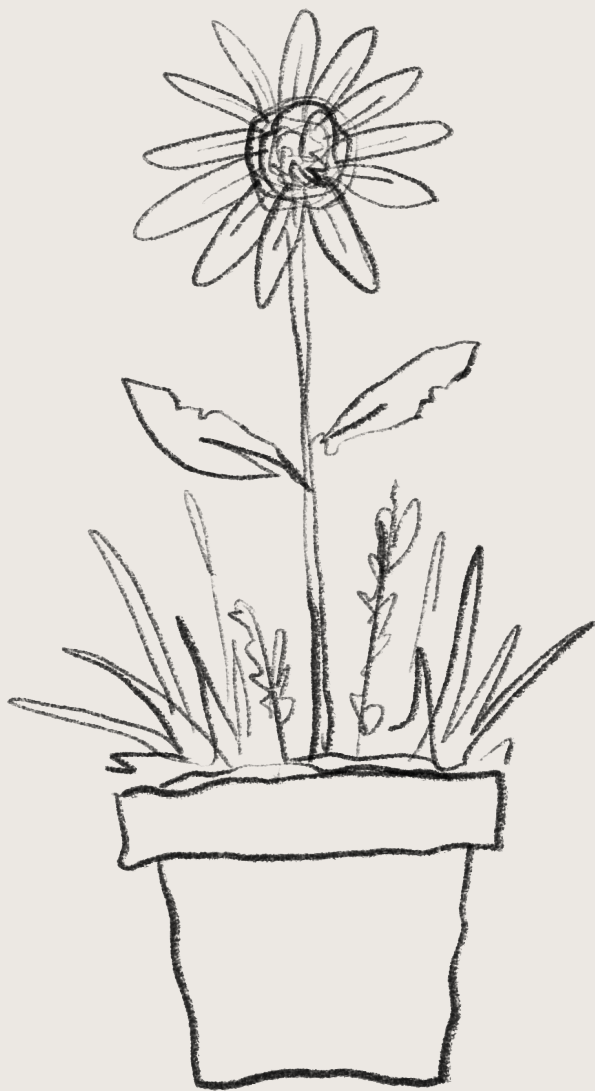
有一天，我真会离开这世界。是的，这是一切被造的归宿。那一天我不再需要什么：无须留下历史的光辉，也不用留下个人印记。

活在世上我曾荒废。面容为此受损、变得斑驳，到那一天，也许真的会和我的主一样。我想，那一刻我会忘记背后，毅然航向雪白群山[7]。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便是我的航道。他从虚空中唤出生命，我纵然渺小，也没有一时一刻，不在他全然是爱的注视中。

当我投向他，我便与他所造所赋的万物，一起航向永生。©CM

注：

1.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搞笑图片，图文并茂，一般用来调侃、讽刺、自嘲。
2. “……设想一种新人，他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在……混乱世界中保护自己。”（《现代性的神学起源》，迈克尔·吉莱斯皮 著）现代性认为人是能“自我掌控”和“自我完善”的主体。
3. 《工厂日记》，西蒙娜·薇伊 著。
4. 在这里，圣像指反映独一真神的形象。十字架是终极的“圣像”，它粉碎了“必须有用、必须卓越”的“偶像自我”。
5. 霍尔拜因画的基督是个被折磨致死的人，这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怀疑，门徒怎能相信这样一具已经腐败的尸体会复活。
6. 《权力与荣耀》，格雷厄姆·格林 著。
7. 在托尔金的《精灵宝钻》里，雪白群山背后是蒙福地。人曾试图入侵，于是神弯曲了原本笔直的航道。除非受召唤、蒙应允，再也没有船只能凭自身的力量抵达。



#### 作者资料夹

阿不壳：出过两本集子《风吹落我们那么多叶子》《爱的持久战》，录过两张同名民谣专辑，写有故事集《捡豆子的人》、诗集《我的人性如此颠簸》和书评影评。

我希望不只写“我该怎样思想和信仰”，还有“我在怎样挣扎与生活”。

# 来自中国90后新生代群体对话

## ——青年人聊“废柴人生”

### 编者按

在一个崇尚“有用”与“成功”的社会，青年人常因价值真空而陷入某种焦虑和迷惘，例如多年前的北大学子患“空心病”引起广泛关注。本期对话邀请三位来自中国大陆的90后，他们坦诚分享各自对“价值”的质疑、对“破碎”的接纳，以及面对高效社会、数字冲击与群体期待时的挣扎与反思。

我们并不鼓励消极躺平，而是想和大家一起，寻找定义生命价值的另一种可能。愿这些真实的分享能为你带来一些停顿与启发。

### 与谈人

· 陈恩加（陈），1992年出生，IT工作者，现居杭州

· 高山上（高），1997年出生，独立译者，教育工作者，现居武汉

· 南南不难（南），1992年出生，现居上海

**Q：**如果“废物”是一种社会评价，在你看来，今天谁在定义“有用”与“无用”？你曾在哪个时刻，感觉自己被视为“废物”？

**陈：**很难说是具体某个人或者某个组织拥有定义权，它更多来自未经审视的观念和经验，以及单一维度的比较。大家习惯用看得见的、有形的、即时的反馈来评价一个人是否“有用”，因为这是最方便省力的判断，可以在完全不需要深入了解对方的情况下将其归类为某一种人。

我不反对这种机制本身，因为在有些情景下，这种机制是必要的，比如竞技比赛、考试选拔等，但这不能直接推导出除了第一名外的其他人就是“无用”，更不必说给根本就无法被量化的人生贴上标签。我倒没有经历过感到自己是“废物”的时刻，可能是因为自己比较我行我素，不太在意别人的看法吧。

**高：**我们这一代人（95后），从小喝多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鸡汤，在成长的路径中，又在家人的期待与教育体制影响下，总想成为一个有用之人。当然，这种“有用”的概念，一部分是有用于社会，另一部分是个人价值的实现，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希望出人头地、衣锦还乡。反过来说，没有取得相应“成功”，一事无成，整天混日子，到头来还要啃老的人，通常被视为“无用”。

任何一种社会思潮，几乎都会形成“有用”与“无用”的标尺，而渐渐地，自己处在其中，要么参照这个标尺，终其一生为一个标尺的量度而努力；要么丢弃这个标尺，不再受其对肉体 and 心灵的束缚。

坦诚说，我并没有感觉自己被视为“废物”，我也属于较少受到外力影响的人。但作为深受“状态决定工作成效”的影响，常常会因自己状态不佳而不满，当然也为不佳状态下的工作结果不满。这时，那幅“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的画面总会出现。仿佛自己就是耶稣走近的那棵树，但是没有果子。这时，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常常把自己划进了那一栏。即便外人看你生活充实，各方面进展有序，甚至夸赞你效率高，但我总觉虚耗人生，深陷泥潭，几乎无药可救。

**南：**作为一个在上海核心商圈工作十几年的打工仔，一个很直观的体会是在工作中能够非常强烈地感受到资本在职场中定义着“有用”和“无用”，一些手握筹码的人会理所当然地评价和定义——你让资本用最少的资源办成事儿，你就是有用的人；作为普通职员我虽不存在与资本直接面对面的机会，但资本对我的影响却由管理层、中层、自上而下一层层传递到底层员工。我曾经任职于一家公益组织，该组织是由一位实力与资源都非常雄厚的企业家成立，那段时间我在一个长项目中持续的优秀表现得到了他的认可，但项目中我发现了一些与信仰原则相冲突的内容，因此在我家先生的鼓励下提出裸辞。听闻消息后的老板把我叫到办公室谈话，他的态度从之前的彬彬有礼迅速转变为对我的攻击。

他歪曲我的动机，曲解我的意思，当我拒绝了他的加薪，令他不得不增加人手时，他开始气急败坏说道：“你将来就会成为脱离社会，被社会抛弃的人”。当我不再对项目产生“价值”，很显然我被老板划为“无用”的人。那次谈话后，我确实陷入深思，我发现一旦进入对方的“叙事”，就进入了一个由资本设计的人型仓鼠笼，一边奔跑一边反思“我是否有用”。但这极其危险，因为这个定义的权柄从来不该被放在他们手中。

**Q：**我们常说“接纳破碎”，但在真实生活里，你是真的相信“破碎可以被使用”，还是只是把这句话当作一种无奈的自我安慰？有没有一段你曾认定是“废料”的经历，后来却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

**陈：**我相信“破碎可以被使用”，虽然这种现象的确比较罕见，但在信仰者群体中的确见到过。比如有的朋友离异后信了主，虽然内心的伤痛犹在，但生命却能变得越发丰盈。我觉得自己十多年前考研失败后的确觉得有些无用，但这后来也让我被调剂到了与太太同所学校，也算是一种意外的收获。

**高：**奶奶以前做布鞋和鞋垫，其中一些布料，就是从我不穿的裤子上裁剪下来的。从穿到腿上，到踩在脚底，这些我们看来无用的东西，却总是能够再被有效使用。

还有一事。前些日子探访一位90多岁的老奶奶，奶奶至今保持着少女心，经常在小区里散步时，看到面貌很新却被丢弃的洋娃娃，就捡回家，洗干净后

放在沙发上，积少成多。我带着女儿去拜访时，看到那么多摆得整整齐齐、形色各异的洋娃娃，还以为那是其他孩子的。得知真情后，也不由赞叹。最有趣的是，临出门，老人家还让我女儿挑选一个自己喜欢的带走，小姑娘欣然接受，爱不释手。

我曾看过一些“废物展”，令人印象深刻。认真对待生活中的“废物”，却成了不可多得、让人震撼的艺术作品。

回看生命里的很多事物，正似一块块“废料”和“碎片”，尤其在当时出现时，实在不解为什么会经历这些。例如不太幸福的一段童年经历，一个提起让人羞耻的遭遇，在无聊颓废中被消磨的光阴，一些看似失利的时刻，迷茫失眠的夜晚……那些看似无聊、被荒废的时刻，没有向导，没有领路人，没有人生信念，几次几乎逼近深渊……但正是这些不尽如人意的片段，让我更体验到生命的多元，也更庆幸自己被天父捡回来。

**南：**我2025年的关键词就是“粉粉碎”（沪语，形容一件物品被敲烂到一种支离破碎的地步），是一段被击垮的时段。而且此刻（2026年4月），我正在经历一种前所未有的丰盛、安宁、满足。话虽如此，假如你对去年的我说“要接纳”，谈话恐怕难以进行下去。在上帝的允许下，我经历了一次痛彻心扉的背叛，将我过往笃信的“关系”“信任”“真理”敲得片甲不留。

如今回看那段遭遇，上帝借着这破碎的过程让我看到了我以为的“真理”其实与圣经不符，同时圣灵温柔地揭露了我内心的罪——苦毒、骄傲和不

信。当时的打击过大，以至于好几个月我失去了表达的勇气，甚至因为自我怀疑和不自信，导致我停止了除工作和主日以外的一切社交活动。可以说那段时间我简直“废”到了极致。可尽管魔鬼绞尽脑汁要“废”了我，天父却用奇妙恩典“变废为宝”。那段咬着牙度过的黑暗时刻成为一段被他照亮的珍贵时光！犹记那些没有起床理由的早晨，上帝提醒我“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予神……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

（参《诗篇》50:14-15）；夜间被噩梦惊醒难以入睡的时刻，上帝劝慰我“不要为那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诗篇》37:1）……今年走出阴霾后的我，不光是“好了”，更是“甚好”！那段时间虽然很废，但就像一次“施肥”，等候开出美丽的花朵。

**Q：**社交媒体上充斥着“精致生活”和“高效人生”，当这些模板压过来时，信仰有没有给过你一种“允许自己暂时不好”的底气？这种底气具体长什么样？

**陈：**信仰对我最大的提醒就是当生活一团乱的时候，将来的盼望从来都没有乱。当我觉得什么都无法让自己满足时，就会想到圣经中说，亚伯拉罕在绝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这种底气不是一种盲目乐观，也不是即时感官上的刺激，套用一首歌名来形容的话它更像是一种“稳稳的幸福”。因为永恒的盼望来自耶稣基督的应许，这个应许一方面说出了真正的盼望是什么，另一方面也打破了自己对现今“虚假之物”的伪盼望。

**高：**以前在电视上读过一段话，大意是“电视里的人停车总有位置，家里厨房餐厅总是整洁，白酒广告中干杯的人显得非常成功……”而现实生活中，你却常为没有车位、家里乱作一团而苦恼。

到了自媒体时代，呈现生活哲学、生活形态的博主更是主流。有人轻奢有人极简，有人存钱有人逍遥，有人高端有人接地气，有人仿佛是现世版的徐霞客和麦哲伦……

我们时常忘记、也应时常记住一个事实——人是出自尘土的造物。用帕斯卡尔的形容，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却仍软弱、不堪一击。我们的肉体软弱，小小的创伤、病菌、有问题的细胞，都会威胁生命。我们的心灵更是脆弱不堪，常陷入各种负面处境。

对我而言，信仰给我的底气是，上帝为拯救我而成为不堪，为要让不堪的我成为美好。他把最坏的变为最好的，让绝望者有出路，却让高傲者卑微。正因如此，虽然我常否定自我，但是他的同在，让一切不美好也充满甘甜。

**南：**在被“精致”和“高效”叙事裹挟的时候，信仰给了我拒绝的勇气和底气。当晚上下班回家，刷到外网生活博主的vlog时，这位博主早晨5:30起床做一日计划，梳洗打扮后去练习普拉提，早上9点到公司元气满满地工作，下班回家后给自己做一份有机晚餐，而后火速剪出了今日vlog。在观看过程中，内心的焦虑浮现，心里开始碎碎念“别人又精致又高效，而我只是一根废

柴”，这时圣灵提醒我直面内心的不安，看见自己的嫉妒和不满；同时提醒我向上帝祈求将眼光转向他，好叫我不总想着“别人眼中的我是否足够精致？是否足够高效，让人印象深刻吗？”信仰也允许我“不够好”，原因是我的身份感不是来自我的行为和努力，这一切都是因为耶稣做成的，而非我做成的。

信仰教会我不要“只看外表”，更应该留意“耶和华看人是看内心”。同时操练更忠心地回应上帝放在我环境里的一切——我的工作、同事、同学、家人。如此一比较，踏实地过好自己的日常，好过艳羡一个并不实际的精致和高效人生。

**Q：**在凡事追求“迭代更新”的数字时代，AI可以生成完美的答案，算法不断优化我们的偏好，你觉得“人”身上哪些看似“低效”“冗余”甚至“破旧”的部分，反而是无法被替代的？

**陈：**前段时间刚好看了一个对社会学家项飙的访谈，我比较认同他的观点：首先是照护与陪伴。如老人照护、儿童照护，这类工作不容易被AI取代，因为它们依赖真实的人际关系、情感与责任；其次是爱与长期关系。像“爱一个人一辈子”这种看似“低效”的关系正是人的价值，不该按效率逻辑衡量；再比如一些闲暇、发呆、聊天的时刻。坐下来闲谈、感受风、与家人吃饭等都是“没有直接产出”的过程，反而构成生活意义与时间质感。最



后是一些创造性活动，比如艺术、教学、育人等都是非流水线式的工作，因而更接近人的本性和创造力。

**高：**拿听讲道或讲课来说，有的人锤炼句子结构、文法修辞和内在逻辑，让听众认可讲员为文稿下了不少功夫之余，总觉缺少味道，不明所以。有的人讲课平铺直叙，还常有口误、清嗓子和咽口水的声音，但口语化、生活化、有人情味的表达，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口才的秘诀在于灵魂。至终而言，凡属灵魂创造力的范畴，都需要从灵魂而出。这也正是AI即便写得再精彩，我也不会为它鼓掌；但被点燃的灵魂说出的言语，让人连连叫好。

一幅书法作品，如果每个字都妙不可言，恐怕就没有那么高的欣赏性。即便是大文豪的文学作品，也不是句句都写得出彩。在评书界的语言艺术里，有一个忌讳是“句句打死人”，意思是要避免每一句都说得极为出彩。反而要用不那么出彩的话，衬托出极为出色的思想。正如耶稣的教导，他的平实、贴近人性的语言风格，让目不识丁之人都洗耳恭听。

当我们确认某件作品出自不完美的灵魂，我们才觉知它的不可替代性。拿养孩子来说，不只是他们的笑容和进步成就了养育的乐趣，而是尿不湿、哭闹声、犯的错误、把自己搞得脏兮兮的、偷偷搞小动作、偶尔的灰心失意等等，连同其中所有的欢愉和进步，一同构成了真实的养育生活。

我想，也正因这个原因，这期《海外校园》才让我这个人 imperfect 和低效地回答这些问题，而不是让算法给出标准答案。

**南：**在工作中，AI确实会快速归纳总结，提高效率。就在最近我转岗到了一个全新的岗位，因为每次开会信息量过大，且陌生词汇过多，所以一开会就记许多内容。为了进一步学习和提高，我将这些内容丢给大模型，AI用了不到一分钟完整了总结。

不仅如此，AI提供的汇总结构和排版都无比清晰，并且使用大白话解释专业术语，也让我觉得生动又好理解。

然而，惊喜之余我也捕捉到内心的一丝小窒息，细细想来可能还是因为这一切发生太快了，大脑无法消化吸收，正发出焦虑的警报。想到过去的手写时代，虽总是焦躁地写错字，但这过程却让我形成自己的学习习惯，脑袋也在一次次整理归纳中变得更加利索，对信息更加笃定。AI制作的这张漂亮表格让我想念过去手写笔记的“低效”和“破旧”，也许曾经认为学习时走过的“弯路”并不是浪费，它本身可能是一种智慧的形成，才会让人如此回味吧！

**Q:** “团契”常被想象成一个“展示恩赐”的地方，但如果有人带着满身疲惫、怀疑和“拿不出手”的状态走进来，我们的群体真能接得住吗？你见过或经历过一次“被接住”的瞬间吗？

**陈:** 这个非常考验群体的“底色”。如果是推崇道德主义的团契，那么很可能接不住，因为这样的人根本就不符合他们的相处规则；但如果是一个愿意低下头倾听不堪之人倾诉的团体，那么我觉得这样的人进入这个团体还是很有希望暴露真实的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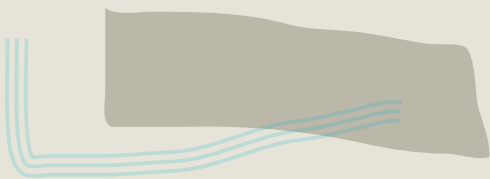
我的确经历过，记得六七年前，当时每个月教会里有位姐妹都会请负责带领团契的年轻人去她家一起分享学习。那时我们彼此都比较敞开，因为她是个很温柔、有爱心、善解人意的人；同时大家也都遵循保密原则，因此分享时可以把生命中最深的挣扎说出来，这个过程非常治愈。

**高:** 这是个好问题。确实，如果团契的根基建立在展示人的恩赐，并以此来彰显上帝荣耀的话，群体就无法接住那些没那么有恩赐，各方面都拿不出手的人。而如果根基建立在耶稣的所是、所作，那就有可能接得住。但还是要说明，不是群体本身接得住，而是住在众人之内的那位上帝，“不是你托着根，乃是根托着你”（参《罗马书》11:18）。

再往后说一步，团契本身就是为疲惫、怀疑和“拿不出手”的人而预备的。我们对信仰的理解造就了团契的气质。这也无怪乎有些群体，氧气稀薄，去了会让人有“高原反应”，喘不过气；有的群体，却像静谧的森林，气候、温度适宜，草场丰茂，水源良好，大家的生活和陪伴就像羊儿们安静吃草一般。

我经历过自己“没有被接住”的瞬间，以为别人会把你抛起又接住，但事实是自己重重地在地上摔了一跤，缓了许久才起来。我也见过别人没有被接住的许多瞬间，一个又一个不忍回忆的惨剧。但是，真的感谢主，他在福音里，总是接住我们。甚至我想，他有意让我们经历一些只有他能接住的时刻，好让我们在他的怀中恢复元气，将别人指向永远能接住的主，并靠着他的力量，尽可能地接纳他者的疲惫。

**南:** 我真心希望每一个正在经历低谷期的人都可以在团契中被托举，但悲观地说，我觉得很多团契其实很难接住这样的人。令我感到遗憾的是，当团契有与“展示恩赐”挂钩的时候，恩典和谦卑也同时不见了，题目本身也给出了答案——当各人都看自己为宝贵时，别人就变得不宝贵了；当团契以“展现”才干、能力、知识为主时，自然容不下疲惫、怀疑、低迷。我在经历一段“死荫幽谷”的旅程中，虽然没有经历过自己团契（作为整体）带来的直接帮助，却实在经历了团契中的一些朋友带来的“彼此担当软弱”。教会的一位朋友留意到我“主日结束后立刻走人”或“状态不对”后，总是隔三岔五约我聚餐。起初我认为是要对我进行“属灵鸡血注射”，但见面了才发现，聊天内容并



不是盯着我的“软弱”，而是和普通朋友聚会并无二致。聊天的情绪并不高昂，甚至更多是沉默和冷静。这让我体验到放松，也在一次次见面中重新建立表达的信心。这不是一个“展示”自己的地方，而是在过程中彼此体恤、倾听和陪伴。两周前，我朋友又找理由请我吃饭，我分享了上帝带我走出黑暗重新进入光明的经历，我们内心充满温暖的感恩之情。

**Q：**如果“不完美”才是我们生命的“出厂设置”，那么“深呼吸”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是暂停、是认输，还是另一种更缓慢的创造？你觉得上帝是不是也在“不完美”这件事上，比我们想象中更放松、更不急？

**陈：**我觉得一方面承认自己的脆弱和无力，另一方面更是仰望那位改变我们生命的主。让我们明白各样的挫折和失败都是磨炼我们的一种过程。其实上帝是很有耐心的，比如摩西就不是一成年就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而是在旷野被上帝预备了四十年。

上帝有自己的时间表，他也知道人生命中的起伏是再正常不过的状态，所以比起“自认完美或接近完美而不怎么需要上帝”，他更愿意看到我们在不断承认自己软弱和无力的过程中不断接近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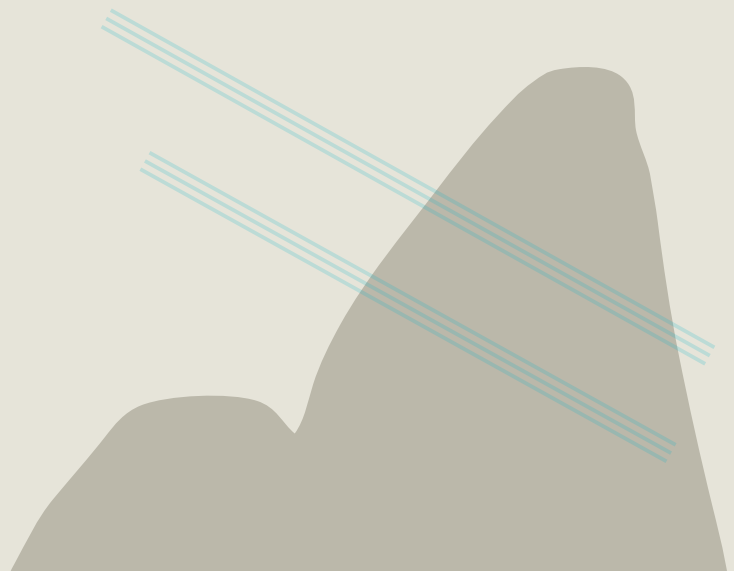
**高：**我的“深呼吸”，往好了说是换一口气，往不好了说，有时就是“深叹息”。无论如何，尽可能保持节奏。

在神学语境下，上帝有一个属性是“不动情”

(impassibility)。当然这不是说上帝毫无情感，他有情感，且有最完美炽烈的情感。“不动情”是说他的情感恒定不变，不会因受外界刺激或干扰而波动。因此，面对不可预料的未来和其中的许多时刻，我们有时高亢、有时灰心，有时焦灼，有时空虚……但是他不会，他言出必行，行必有果，不早不晚，所行无不慈爱、无不公平。

毕竟，我们每日面对的不完美，只是有限的不完美。我们对不完美的认识，本身就是不完美的。但是上帝却洞悉一切的不完美，他才是不完美终极的承受者，因为最初他所造的一切都“甚好”，却因罪成为了不完美。

但是，他没有丢弃和毁坏，没有一键删除、抹去一切痕迹，然后重新来过。他却接受和进入，并要把一切更新，向着他所喜悦的完美迈进。因此，他既不是走在离我们很遥远的前方，也不是落后于我们的步伐。他始终让我们相信他的同在，并呼唤我们和他同心、同行。



**南：**上帝当然比我们想象中更加放松和不急，正如《彼得后书》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耽延，其实不是耽延，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3:9）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上帝面对罪人的“不完美”充满了怜悯和忍耐。

岁数越大我越认识到暂停和调整有多么重要！我家是楼梯房，现在爬楼梯我可能需要在途中喘一口气，才能走到家门口。工作的繁重和缺乏锻炼使我心肺功能下降，一个暂停和休息显得尤为重要。但假如我忽略身体的疲劳，强作努力到家，顾不上歇口气就开始洗菜做饭做家务，最终我会把自己身体的电量耗尽，瘫倒在沙发上。瘫倒还算是比较好的情况，更糟糕的是情绪管理能力同样骤减。此时若先生做事稍有不慎，就容易戳破我憋足了的大气球。可见适当暂停、调整自己的状态是多么重要！

上帝也不是一个急性子，他不是一天内就把六天的工都做了；相反，上帝先休息，而后才开始作工（星期日是一周的第一日），上帝自己做事的节奏和秩序，不断提醒我记得呼吸、记得休息。OCM



年轻世代对话 | 我与历史的距离



对话 | 我们时代的友谊



# 我的“差生”经历， 如何塑造我成为更宽容的老师

撰文 / 孙基立

我的父亲是教师，我如今也是教师。我一直非常感恩能从事所喜爱的工作，每年新学期开学，看到一批批年轻人坐在教室里，目光清澈，表情专注，充满对未来的想象，真是一幅美好的图景。

在和教学有关的生涯中，有几件让我记忆深刻的事情。

## 好 or不好？

第一件事是关于父亲的。有一次他和一位学生交谈时，我正好在旁边，那位学生好像考试没有考好，正在和父亲说一些她不太懂的问题。漫长的交谈过后，学生离开，我很好奇地问爸爸：“这位同学是个好学生吗？”爸爸朝我摇摇头，说：“别问这个问题，一个学生很难用好或不好去评价。”

那时我刚上初中，对这个回答很纳闷。因为我的老师常常以好或不好、聪明或不聪明评价学生；并且那时的教育基本上都是应试教育，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高低立现。

后来我当了外语老师，慢慢发现，的确如父亲所说，简单地用绩效去评价学生的优劣是一剂毒药，让许多充满生机的小苗得不到足够的阳光雨露。有些学生似乎语言天赋极佳，一下子就入门了，很多是因着他们从小就有学不同语言的经历，或者在别国生活过，对很多方法驾轻就熟。

而有些学生这方面的经验比较缺乏，或者母语和要学习的外语之间的差别很大，所以一开头显得很吃力，但是如果他们得到适当的鼓励，花足够的时间精力去探索，一样可以成为优秀学生。但是如果教师一开始就以成绩判断，那么他们或许就真的因此轻易放弃。

记得有一名学生，她学习中文有一定困难。我常发现她遣词造句的结构和她的母语很相似，却掌握了比较大的词汇量，说明他花了很多功夫去学习新词汇。而因为受母语的影响，语言结构很难改变。她特别勤奋，上课踊跃发言，思考问题很深入，也特别愿意帮助有困难的同学，并尽量帮助对方融入课堂的讨论中。虽然她考试没有拿到A的成绩，但还是以其勤奋、互助精神和对他国文化的强烈兴趣，拿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留学机会。我非常有信心她留学回来后，会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会尽力将中文运用到未来的工作中。特别珍贵的是，她通过中文学习，性格得到了塑造。我相信未来在异国他乡的生活中，她的善良、坚韧和勤奋，会让她在不同的领域中有更好的发展和成长。

## 唯分数至上？

我自己也经历过这样的过程。第一年离开中国在巴黎留学，我一下子成为那个班最困难的学生，因为我虽然学了四年法语，当然不及母语为法语的大学生，而且对于他们特有的写作方式、思维习惯都比较陌生。幸好有几位善良慷慨的法国同学，主动问我有没有困难，并且借给我笔记，和我一起找资料、做作业。这个过程非常艰难，但我终于熬下来了。

我一向都比较勤快努力，很难体会学生被视为“差生”的感受，但今日我却非常感恩有过这样的经历。因为当了老师以后，我学会更体谅学生的困难，也更愿意倾听他们的心声。当学生发现教师不是只看分数，而是希望他们在学习中不断发掘潜能，有迎接挑战的勇气，他们会感觉更安全，也会以更大的热情和勇气投入学习。这对他们未来的生活态度会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

有些同行也会质疑：如果不看分数，学生会不会变得懒散，最终也对他们的前途不利呢？我为此曾经和学生有过一次交流：“如果没有考试和成绩，你们还会努力学习吗？”学生的反馈是，“考试的确会促进和检验学习是否有效，但是它的作用不能成为学习的终极目标，因为人生大部分的时间并没有老师跟在身边帮助你评估成绩，而且你最终的成绩也和你追寻的目标有关，并不能用分数去衡量，而如果离开外部的评鉴标准，就失去学习动力，这是很遗憾的。我们在一些视频中看到中国高考结束后，很多学生将所有的书本和复习资料撕得粉碎，从教学楼上抛洒下来，形成白色暴雨。这是以一种极限的方式发泄对考试压力、对分数至上的愤怒。

而发自内心的学习愿望和动力是不会产生如此的反弹效果的。”

但是，我内心还是有一些隐约的疑问。因为许多学生在即将走入社会时，会发现社会对于他们的期待也常是以绩效为导向，成绩单是否优异是一个无可逃避的评判标准。其它更灵活的标准，比如创造力、合作精神等，其实也最终指向是否能给公司赚钱盈利，是否能使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些其实也是隐形的“绩效”。作为教师，我们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成长，但是我们也不得不考虑一个问题：学校如果和社会现实无法接轨，那么我们如何让他们有充分的准备去踏入这个真实的社会？

## 提供有宽容、鼓励的环境

每当我送走一批毕业生，看到他们在毕业典礼上穿着学位礼服、领取毕业证书的时候，想到他们即将面对的高压的职场和社会，我常常喜忧参半。我想起英国小说家毛姆以自身经历为蓝本创作的自传体小说《人性的枷锁》。讲述一位自幼父母双亡又身患残疾的小男孩菲利普·凯里在寒冷的世间挣扎，寻找出路。收养他的伯父对他没有什么感情，学校里的孩子对他嘲笑霸凌，他走过不少弯路，学过艺术、财会、医学，最终找到了符合现实情况的职业和生活。他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他在外边的世界摸爬滚打，内心的孤独无助远超常人。

我非常盼望当这些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在经历风雨的时候，不会像菲利普那样，而是内心有一个家，能

给予他们宽容、安慰和安全感。让他们无论成功失败，无论能力如何，都能确信：自己在这个空间是永远被接纳、被欣赏的。他们未来的职场、家庭和朋友圈，是否能给予这样的安全感？

我也会问自己：在学校和课堂里，我是否能给他们一个这样的空间？或者退一步讲，我能否在这个家里创造一个有宽容和鼓励、有客观的评价标准，但是没有分数压力的环境？

我记得我儿子在读小学时，有一次考试没有考好，我忍不住发了脾气，他伤心地哭个不停。后来，他对成绩特别在意、紧张。我由此发现自己的失态对儿子产生了重大影响，我深觉惭愧，因为我不是常在反思过度重视分数的负面影响吗？怎么还是无法抗拒这种思维？后来在一次重要考试前，他忧心忡忡地问我：“如果我考得不好，妈妈会很不高兴吗？”我紧紧地抱着他，说：“无论你考得怎么样，妈妈都一样爱你。”他皱着眉头再次重复问：“那我以后如果考不到好学校，找不到好工作，或者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你还是一样爱我吗？”我毫不犹豫地回答：“一样！”他的表情像是放心了，但是眉宇间还是有一丝怀疑。我发现孩子天然就能发现大人没有说出的真实心境，我其实心里还是有绩效主义的影子的。真实的社会绩效主义的评价标准，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内心世界的折射。

在基督信仰中，恩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意味着无论我们的生命状态如何不堪，只要愿意相信上帝，上帝都一视同仁地接纳为他的儿女。这给予基督徒一个非常大的安全感，当行走在荆棘满布的世间，基督徒永远知道有一个安全的避风港，就是创造万物的上帝。

然而社会文化和这样的逻辑相去甚远。那么作为护送年轻人走向社会的教师，怎样将安全感传递给学生，同时又让他们有足够的准备去迎接真实世界的历练呢？

作为基督徒，我常常需要提醒自己，上帝对我们以恩典相待，没有计较我们是否圣洁、成功，是否符合他的期待，那么我们也应该如此去对待我们的学生和孩子。而今日职场盛行的绩效主义，也有待于每一个人在所处的环境下，做出反思和努力，并身体力行地做出改变。

这里的改变可能只是一些力所能及的微小举动，但是当许多人都这样做的时候，社会文化就会渐渐发生转变，并且真正朝我们期待的方向前进。我一直记得鲁迅先生说过的一句话，“这个世界本没有路，只是走的人多了，就会成为路。”<sup>OCM</sup>



以清醒和悲悯，面对世间的杀戮与荒凉：三位犹太女哲学家在大动荡时代逆流勇进



语言教育者的观察：AI能代替我们吗？



如何面对与自己观点不同的人？——观影《教宗的承继》



反抗者的悲剧与觉醒 | 读诺贝尔文学奖作品《素食者》

# 大卫也曾被遗忘

## ——废柴叙事下的另一种可能

撰文/田兴裕

1

2026年3月24日，中国著名的教育规划专家张雪峰猝死，引起很多关于成功人生与生命意义的讨论。

当张雪峰过世的消息刚传来时，很多人以为是谣言，直至最后确认消息属实。我们或许都会认为，一切似乎都应完美、和谐，但事实正如一位诗人曾说过的，“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但其中所矜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

（《诗篇》90:10）中国人也常说，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

回想我的人生，在我很小的时候父母离异，并且在我成长的岁月里，他们没有负上父母应有的责任。

记得刚上大学那年，8月底报名时，我一个人坐上火车，辗转到达学校后，看到宿舍同学们的父母送孩子上学那温暖美满的景象。而我，只能独自拖着行李，在学校里徘徊，独自排队交学费，再一个人默默地打扫床铺。那个晚上，我一个人在宿舍，由于没有提前准备蚊香，饱受蚊虫叮咬之苦，实在难以入眠。



2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我的家在哪里呢？

虽然小小年纪就经历父母离异带来的疼痛，但我的生命并未因此陷入自怜、受害者情结中，也没有埋怨父母，也未摆烂。虽然人生总是充满各种遗憾和不完美，但恰恰是这些不完美的经历，使我培育出他人视为美好的品格和个性，比如我相对比较独立，没有妈宝男气质。我的思想比同龄人略显成熟，没有父母的保护，我更需要有所担当。更重要的是，在困境中养成抗挫能力，不是逃避和摆烂，而是勇敢面对。

西方有一句著名谚语，“对面的草总比这边的绿”。中国类似的俗语是，“这山望着那山高”。多少次我曾想，如果我的父母情感和和睦，恐怕我也不会成为今天的我。我的生活应该会比较优渥，想必我也可能会被娇生惯养，沉迷于游戏，浑浑噩噩，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们所设想的完美，其实并不美。

中国人常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很多看似不好的事情，都蕴藏着好事。很多看似不

完美的背后，依然有造物主伟大的护理。

这种在不完美的人生中学习拥抱和接纳的案例有很多。比如中国著名作家史铁生，他年轻时双腿瘫痪，后来又患尿毒症。在他身患重病后，他也曾非常抗拒并自暴自弃，觉得人生没有意义，甚至想要轻生。他无法做很多事情。他母亲一直鼓励他、照顾他，并且推着轮椅，带他到附近的地坛公园里散步。后来他创作了《我与地坛》这本经典散文集，记录了他在地坛公园中对生死、命运、母爱的沉思。他说，“此岸永远是残缺的，否则彼岸就要坍塌。”史铁生之所以能写出那些触动人心的文字，和他的人生经历以及努力积极地阅读、思考，关系很大。

历史上，苏东坡也有非常多有名的诗句。他的很多美好的诗句，恰恰是他经历了“乌台诗案”以后写就的。[1]此前，他年少成名，才气纵横。然而大名鼎鼎、科举考试高中榜眼的苏轼却经历了人生的低谷，之后被贬到湖北黄州。生活落魄拮据，只有一块坡地，所以他被称为“东坡”。当年的朋友怕被牵连都不再联络他，但他并未郁郁寡欢，而是开始真正走向另一个高峰——他热爱生活、烧东坡肉、酿酒、旅游、亲手造房子……这一切都始于他的人生走下坡路；并且他在这个阶段，写下很多脍炙人口的诗词。

3

不完美也不代表一无是处。有的人会极其痛苦，无法忍受自己的平庸、无能。就像电影《阿甘正传》里的女主珍妮，她在早年时，问阿甘：“你的梦想是什么？”然后她坚定地说，自己有梦想，“我的梦想是要做一名演员……”但直到最后，历经铅华的她，方才知平平淡淡才是真。

完美主义的心态往往是成功主义的推手之一。提摩太·凯勒在《诸神的面具》中有一个关于成功的非常震撼和精彩的论述。他认为，成功是每一个人与生俱来都会崇拜的“偶像”。成功的内在驱动是复杂的：如自我证明、被接纳、高人一等、被崇拜、被认可，等等。此外，成功也是会上瘾的，会带来某种快感，然后是更多的欲求，最终被其控制。

因此，如果一个人过度追求成功，往往就会追求完美。这会使其变得功利、冷酷，最终反而失去很多东西。例如苹果公司的总裁乔布斯，他的经历其实是非常励志的，没有读完大学就开始创业。乔布斯曾经给自己修建了一艘价格不菲的游艇，设施全部是高科技。

乔布斯曾经计划等自己退休了，和妻子乘风破浪，环游世界。但最后他尚未启航就离世了。在他的传记中，有一段令我印象深刻，他说，“如

果生命可以重来，我宁愿不成为现在的我，不花很多时间在工作上。而是有更多的时间陪伴自己的家人、孩子。”可见，再成功的人，也会经历生命中的遗憾和缺失。

还有的人，把自己对完美和成功的追求投射在孩子身上，让孩子不可以输在起跑线上。孩子们非常紧张、焦虑，压力山大。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患抑郁症、焦虑症，越来越多的孩子辍学，甚至和父母反目成仇……

“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多么可惜，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很多父母的教育只追求完美、成功，不能接受孩子是废柴、学渣。当追求完美是教育的唯一选择时，人生一定会错过更多更美的风景。



4

圣经里有一个著名的故事是撒母耳去膏抹大卫。先知撒母耳按上帝的吩咐，来到了耶西的家，为以色列王挑选受膏者。耶西叫出他的儿子们：每一个都高大威猛，仿佛都适合成为王的人选。撒母耳逐一细细端详，却感到上帝的灵没有临到他们身上。

耶西还有一个小儿子名叫大卫，仍在田间牧羊。父亲以为他太小，微不足道，甚至没有把他放在心上。可上帝看人心，并不看外貌，而是看内在的品格。耶西见众子都落选，只得召回大卫。撒母耳一看见大卫，上帝的灵就充满了他，他因此膏抹大卫成为未来的王。

世人眼中的废柴，常被忽视、被低估。但正是在那些被遗忘的角落，蕴藏着真正的潜力与力量。大卫的微小与平凡，不影响他未来的辉煌；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努力和忠诚，最终会开出灿烂的花。人生中，也许有人轻视我们，也许我们不够高、不够强、不够光鲜靓丽，但那并不代表失败。废柴，也有属于自己的春天。

想起近期身边一位好友经历的事情。他曾是人人羡慕的外企高管，生活滋润，薪水丰厚，仿佛人生已到巅峰。朋友们都羡慕他是人生赢家。可突如其来的一场裁员，让他失去了工作，风光不再，身上的光环似乎瞬间消失。

失业的日子漫长而焦虑。他尝试过很多方法，却仍辗转难眠，内心迷茫和挫败。最终，他为了生活不得不去跑外卖。对他来说，这份工作低调、辛苦，与昨日的高光经历不能同日而语，但这是现实，是他必须走的路。

出乎意料的是，奔波在大街小巷的日子里，他多年来因为高压而引起的失眠反而奇迹般好转。空气、阳光、身体的运动，让他重新呼吸，重新体验生活。他发现，不完美的生活，也有它的节奏和恩典。他开始明白：上帝并不总让我们停留在高峰，也不总让我们顺利，但他一直看顾

---

我们；在我们最软弱、最不起眼的日子里，赐给我们力量、平静和盼望。

人生不会永远完美，但正是在这些“不完美”的缝隙中，才能体尝到真正的恩典与美善。失落并非终点，跌倒也不意味着被遗弃。上帝的护理，常在我们以为最糟糕的日子里悄然发生。①

#### 作者资料夹

大港，1992 年出生，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大学，现居苏州。

注：

---

[1] 乌台诗案是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发生的一场针对大文豪苏轼（苏东坡）的政治文字狱，起因是苏轼在调任湖州知州后所上的《湖州谢上表》中流露出对新法及新进官员的不满情绪，被政敌抓住字句大做文章，进而罗织罪名，将其逮捕入狱。

外卖时代的健康困局：我们是否正在吃掉自己的未来？



父母离异，多年漂泊寻归处



# 一群“天使” 如何照亮我们的盲点

## ——我与《天使故事》

撰文/希雅

### 作者按

《天使故事》记录了一群无法以世俗价值衡量的“天使”。在“天使团契”这个地上的家，一个个受限于残障的生命，以真实和柔软映照出造物主的高贵。作者郑慧牧师自2000年起致力于牧养边缘人群，她以诗意细腻的笔触，记录下苦难中温柔的信仰印记。

书中见证了脆弱生命在基督里的成长与新生，这些简约深邃的文字流淌着爱，带领读者看见那双补足缺欠的“无形之手”，在苦难中彰显出造物主的荣耀。

我们教会有个特别的团契，叫“天使团契”，成员由脑瘫、自闭、失明、聋哑、智障、精神障碍、肢残等多样残疾的弟兄姐妹组成，他们是一群天使，上帝派到人间的天使。这个团契犹如一个“交响乐团”，不同的乐器与音符一起演奏，共同颂赞上帝的荣耀。

——摘自《天使故事》前言



我对残障人士这个群体并不熟悉。偶尔在地铁或公交车上遇见，我可能会多看一眼，心里掠过一丝难以名状的情绪，很快便会转移视线。这不是冷漠，也谈不上关怀，更像是一种被训练出来的“界限”——既不过分靠近，也不真正参与。但其实，我的家族中也有这样的孩子。我的小表弟，自幼罹患自闭症，但我从未走近他的世界。

因此，当我第一次读到《天使的故事》的手稿时，作为编辑，我本能地有些抗拒。我不相信作者笔下所写的那些残缺孩子活出来的世界，那些陪伴者的温柔与耐心——这一切，写得太安静，太美了，甚至有些诗意。“苦难、残缺怎么能写得这么美？”上帝为何要让这一切发生？而人在残缺面前，除了哀嚎、忍耐，还能做什么呢？

但作为本书的编辑，我必须放下“成见”，努力贴近文字，走进故事。显然，作者郑慧牧师是温柔的会讲故事的人。她没有试图要说服谁，只是用细腻的视角，带着我们走进那一个个真实的故事。

## 无用之用

路路，一个不会说话、无法行走，甚至不能独立生活的孩子。在人来看，他几乎没有任何“功能”。但在那个团体里，他却成为大家的中心。有人为他喂水，有人给他按摩，有人唱歌给他听，有人伏在他耳边祷告。他偶尔一笑，整个空间都被照亮。一个几乎不能给予的人，反而成为最被给予、使人彼此连接的存在。他“没有用”，却让一切有了意义。

路路并不是孤例。浦莉坤是个很可爱、却患有自闭症的女孩，在教会里，她一点点学着表达。她问牧师：“上帝认识我吗？”“上帝会和我玩吗？”她听见耶稣替人钉十字架，就欢呼“我不用被钉了”。



易楷程是个“唐宝”。他几乎无法用语言沟通，只会反复喊“妈妈”（却没有可以回应她的人）。他不会说话，却学会了用“吻”表达。他靠近你，轻轻地、反复地亲你，没有修饰，也没有防备。在一个一切都需要过滤的世界，这样的爱显得突兀，却也因此真实。还有脑瘫孩子吴勇奕，他艰难训练一天，换来两块钱的奖励，却拿出一半给陌生人。不是从富余中分出，而是从匮乏中掰开……

这些人，在现代价值体系面前，每一个都是边缘，他们没有竞争力，也不太可能符合成功的定义。但他们的存在，却让我们质疑那根深蒂固的逻辑——人必须有用，才有价值。我们习惯问：你能做什么，你有什么用？而书中的故事不断让我们重新思考：你是谁？它没有以很多理论反驳功利主义，只是让这些生命在那里。当路路被围绕，当浦莉坤发问，当易楷程亲吻，当吴勇奕给予，我们被一种美触动：生命的价值，并不来自“输出”，而是来自被爱，也能爱。

保罗说：“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参《哥林多前书》12:22）这不是安慰，而是颠覆。那些被视为多余的，恰恰不可缺；那些被认为无用的，反而能承载荣耀。这些故事反复呈现的并不是奇迹，而是关系；不是能力，而是连接；不是改变世界的壮举，而是持续不断的陪伴。

## 在那里就好

郑慧老师写的这些故事，发生在昆明的一些角落。

书中写了一个特别的流浪者。他在翠湖坐了很多年，衣着简朴，身体残缺，却始终保持整洁与礼貌。他不随意接受别人递来的食物，仿佛在用一种近乎固执的方式，守住作为一个人的尊严。那不是骄傲，而是一种内在的秩序。他没有讲台，没有话语权，但后来当他走进教堂，安静地坐在那里时，让人看到一种生命的尊贵——有一种敬虔，并不需要被看见。

我们习惯视恩典为“改变生命”，但这个流浪者，他去了教会，但他仍然贫穷、边缘、沉默。然而，在他身上，我意识到：恩典并不是总以“光鲜亮丽”的方式出现，它有时只是让一个人，在破碎之中，仍然活得像一个人。

比如团契中的“拉撒路手工组”，这些残疾人兄弟姐妹，他们用边角料、旧布、废弃材料学习做扎染、做手工。就像他们一样，这些材料在别人眼里是无用的，是被丢弃的，但在他们手中，被重新编织、组合、呈现——被遗弃的，不等于没有价值；被忽略的，仍然可以被看见。

作者写了苦难，但味道却不苦；写了破碎，却让我们看到光。她没有让我们看到，福音“帮助这些人变得更好”，而是让我们明白——这些“天使”们，他们本来就不需要被修复成我们理解的样子。他们已经在—一个我们看不见的维度里，活着、承受着、也发光着。

## 残缺是入口

如今，各种媒体都在鼓吹，你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于是，人们都奋力地催逼自己。然而，这些残障的孩子，他们并不急着成为“完整的人”，甚至于他们而言，完整是一个谎言。不会说话，再练习也不会；走路困难，就需要被扶持；情绪失控，就需要被一遍遍接住。这些不完美让他们知道关系的重要性。有的人看不见，有的人走不动，于是他们彼此成为对方的延伸：“你是我的眼，我是你的腿。”这种关系不是精心设计的社交，而是从缺失中自然长出来的连接。

相比之下，我们这个时代所推崇的，是一种高度自足的生活方式。我们希望自己足够完整、强大，以至于不需要依赖任何人。但这种“完整”，往往带来另一种孤立。

这些孩子恰恰相反。他们无法隐藏自己的需要，也无法假装独立。他们的软弱是公开的，他们的依赖是直接的，他们的关系因此变得真实。

保罗说：“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哥林多后书》12:10）保罗没有回避他的软弱，软弱成为连接的起点。从某种程度而言，残缺并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它可能是一条生命的通道？因为它能让我们离开对“完美生活”的幻想，进入一种更贴近真实的存在。就如有句话说，真正让光照进来的，恰恰是生命中的那些裂缝。

## 再思上帝的荣耀

我们常将荣耀理解成那些宏伟超越的事。但在这个团体中，上帝的荣耀，并不宏大，甚至不明显。它可能是一句反复练习才说出的“祷告”；或是一个动作并不协调却用尽全力的拥抱；也有可能只是一种目光，一种毫无防备的信任。

我们这些“健全的人”，往往在另一种意义上更加破碎。我们有能力，却不信靠；我们有知识，却不亲近；我们可以表达，却不够真实。我们的残缺不在身体，而在内里。正因如此，这些被称为“软弱”的生命，反而成为一种提醒。他们知道自己是谁，也接受这样的生命。而我们，常常不是不知道，而是不愿承认。

保罗说：“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参《哥林多前书》12:24）这句话在



天使们的故事中，被具体地呈现出来。

当我完成这本书的编辑时，我发现，这并不只是一次文本整理，更是一种视角被重塑、生命被教育。曾经，我太习惯用一个视角去看生命：够不够聪明、美丽、成功、有效率、有影响力？天使们的故事，奇迹地医治了我的焦虑症。不是因为问题被解决，而是因为我开始相信另一种可能：如果生命本身就是礼物，值得欢庆，那我们还着急证明什么呢？

我也想起卢云神父（Henri Nouwen），他曾走上人生的顶峰，拥有这个世界所看重的一切：学术、声望、讲台、掌声……却渐渐内心迷失。后来，他去了“方舟之家”，与那些被称为“残缺”的人一起生活。他说，他去看那里，不是为了服侍，而是为了让自己被服侍。在他与亚当的关系里，他学着照顾、倾听、陪伴——最后，真正被改变的，是他自己。

福音书中那些来找耶稣的人——瞎眼的、瘫痪的、破碎的，耶稣从不斥责他们。因为他知道，那就是人真实的样子。“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真正让耶稣痛心的，不是这些残缺的人，而是那些自以为完整的人。也许，《天使故事》意义最深的地方在这里：这些孩子，并不比我们更“差”，他们只是身体残缺，但他们知道自己需要爱，他们不掩饰、不伪装，反而接受、感恩。而我们是心灵残缺，而且不自知，并拼命证明自己不需要，这才是更深的悲哀。

写到这里，我忽然明白，这本书，并不是在讲“他们”，而是在照亮“我们”。



在那些最不起眼的地方，荣耀，正静静地发光。OCM



毒性羞耻感如何绑架了我们？  
—— 拆解内卷的心理燃料



在日常中活出神圣 —— 读《每日生活礼赞》



当好好先生（女士）经历情绪崩塌

# 重塑 生命中的裂痕

## ——从铜瓷、金缮到藤村真的艺术神学

撰文 / 牧真

我的姑爹做了一辈子白铁生意，在城里老街开了一家白铁铺，主卖铁炉子、铁皮箱、油烟罩。姑爹靠手艺吃饭，和姑奶一起养大了三个孩子。此外，姑爹还是个铜瓷匠。“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说的就是铜瓷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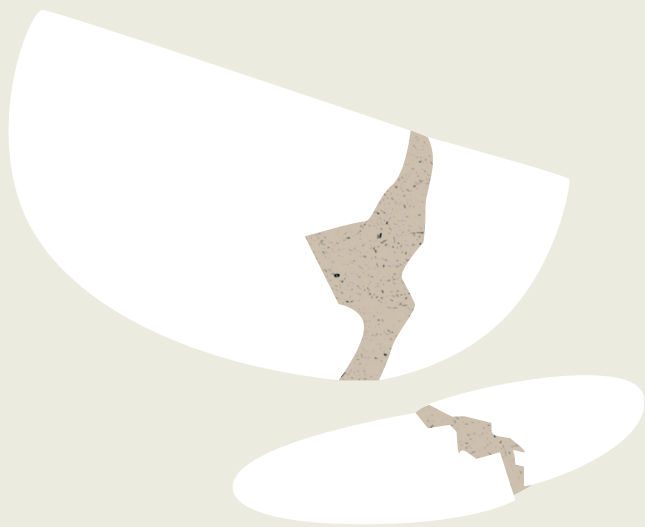
### 破碎里修复出另一种美

物质贫乏的年代，家里的瓷器有了裂痕，会找铜瓷匠修补。我每年暑假去城里过夏天，常有人带着破损的瓷器来找姑爹。破碎的碗、有裂口的花瓶、缺角的茶杯，会在他的手上恢复生机。从姑爹那里，我知道了“铜瓷”这门手艺。在行业里经常流传一句话：补花不补疤。在他们眼里，破碎的物品，因为人们珍惜并重新修补，反而更珍贵。

从姑爹那里，我学到了不少这方面的知识。铜瓷和金缮都是修补的技艺，但技法不同。铜瓷，要钻孔，靠钉子固定，让瓷器恢复使用；金缮源自中国的漆艺，成于日本，不用钻孔，用的是天然大漆，把碎片一点点粘合，阴干打磨后，再沿着接缝细细描上金线，十分醒目。

铜瓷和金缮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从破碎里修复出另一种美。破碎的器物，因为修补，反而变得独一无二。无论是朴素的铜钉，还是华丽的金线，匠人们面对的，首先是器物本身的“破碎”。他们俯下身，一片片拾起，揣摩、拼凑。铜瓷和金缮不是将破碎修复如初，那是不可能的，他们接受残缺，病以匠心精神，在裂痕处浇筑出一种新的美。

这让我想到人。谁的人生能保证永不磕碰呢？生命破碎也有机会通过修补变得更坚韧美好。那些挫折心碎，就是一道道或隐或现的裂纹，当其被修复了，它可以是另一种更深刻之美的起点。



## 藤村真的艺术神学

日本艺术家藤村真（Makoto Fujimura）是当今备受赞誉的视觉艺术家，他的创作风格介于抽象表现主义传统与日本本土精细工艺传统之间。作为艺术家、教授、作家，以及国际艺术运动（International Arts Movement）文化关怀项目的创始人，藤村真在《艺术与信仰：创造的神学》一书中，充分展示了他对艺术的热情、才华、知识，以及对上帝与人类的热爱。

在书中，藤村真把器皿破碎后的修复发展成了“金缮神学”。作为日本传统技艺，金缮用金粉修补破裂的瓷器，使裂缝成为美的纹路。

在一次采访中，藤村真谈道：“我们首先要学会凝视那些破碎的片段，发现它们本身就具有美。在西方的工业化思维中，凡是破损的、不完美的东西，就必须被‘修好’得毫无瑕疵，否则就要丢弃。” [1]

藤村真在《艺术与信仰：创造的神学》中，聚焦于耶稣复活之后的显现。“他不仅以一位荣耀的人子归来——一位将我们的忧伤与过犯背负到十字架上的的人子——他更是以一位带着伤痕的荣耀人子归来。这完全颠覆了西方关于‘修补’的观念。复活后、得荣耀的基督之伤，开启了神学的新空间，也为艺术与文化创造带来全新的视野。” [2]

如此，破碎生命可获得新的美与价值、意义，就像耶稣的伤痕标志着新创造的开始。复活的耶稣带着伤痕，他的身体未恢复到未受伤的状态，而是在伤痕中彰显荣耀。我们的破碎也可如此：伤痕不掩盖生命，而成为生命被上帝使用、彰显他创造力的标志。



Photo by Dom, released to the Public Domain.

正如藤村真所强调的，基督徒的生命旅程中，真正的得胜在于复活。复活让破裂的生命获得新的秩序，使我们在困境和失落中也能看见神的恩典。上帝的恩典让我们相信，无论世界多么幽暗，我们都在他的看顾之下。如《以西结书》36章26节所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新灵放在你们里面。”破碎可以成为神手中可塑、可用的器皿，使其更坚韧美丽。藤村真写道：“金缮并不仅仅是‘修好’一件破裂的器皿；相反，这项技艺使破碎的陶器比原本完好无损时更加美丽。金缮匠人会接纳作品的破碎状态，并在修复中让那些断裂的部分在视觉上变得更加精致、成熟。” [3]

## 使破碎成为新创造

福音也是如此。源于罪和堕落，我们曾破碎不堪。亚当带来的罪，我们自身的骄傲、欲望和无力，使我们如破碎的瓷器。正如保罗在《罗马书》第7章中坦承，即使他渴望行善，罪仍如影随形，可能随时跌倒。曾经美好的生命如今支离破碎，即便尽力守律法，也难以完全复原。在这种破碎中，上帝的恩典显出奇妙，使我们学会依靠他。

上帝就如一位“金缮匠人”。当我们透过创造论与圣灵工作的视角，来观看上帝的救赎行动——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终极牺牲，新创造的潜能便在我们里面被唤醒。我们的生命在上帝手中，废墟般的破碎成了被新创造的材料。“基督的福音，始于我们对自身破碎的觉察。堕落使人类因渴望像神一样而与上帝产生裂痕。基督来，不只是一要‘修补’我们，也不是恢复原状，而是要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 [4]



## 将裂痕化为美

在《哥林多后书》5章17节中，保罗写道：“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此处“新造”一词，所用的希腊文是 kainos。我们一听到“新”，往往会联想到升级、改款，如一部新手机、一辆新车，旧的被优化、被改善，却依然延续着原来的形态。但保罗所指的“新”，并非修补或翻新，而是彻底不同的创造。当复活的基督进入人的生命时，一个全然不同的受造之物由此诞生。

门徒的经历如同金缮的隐喻。他们目睹耶稣被捕、受刑、死亡，也经历逃避和失败。表面看来无望，但在破碎中，他们见证了复活的光。石头被挪开，他们的生命经历了“金缮时刻”：裂缝被上帝的恩典填满，生命重整，带着新的美与力量继续前行。

我们也是如此。当生命碎片散落一地，看似再也无法复原时，上帝并没有弃之不顾。他俯身拾起这些碎片，一一安放，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在基督里，我们得以进入这样的新创造。藤村真说：“通过在破碎情境下，以圣洁的想象力去创造美，我们是在宣扬上帝的好消息。福音即是宣告新的生命。正如农夫耕耘田地修整土壤，我们通过修复文化的土壤，正走在实现新创造呼召的道路上。” [5]

一个破碎的器皿，可以通过金缮得以修复。工匠将器皿托在手中，把碎片重新拼合，并耐心等待愈合完成。同样，我们也必须思考我们自身及他者的破碎之处。“作为基督破碎之身，教会当在这个破碎、受苦的世界中，率先示范这种修补之道。我们要珍视每一个人及其差异——每个人都带着独特的破

碎旅程。我们必须记得：作为基督徒，我们本就是由破碎片段拼合而成的马赛克，唯有在基督里才得以合一。” [6]

我自己的生命也如破碎器皿，无法复原。然而，上帝正小心托起我散落的碎片——喜乐、悲伤、失落、恐惧，都被他看顾。通向“新”的旅程始于承认破碎、面对裂痕、接受愈合。上帝的手，比金线更精细稳固。他的恩典，将裂痕化为美，使我们参与新的创造。ⓄCM

注：

---

[1] <https://www.plough.com/en/topics/culture/making-art-to-mend-culture>)

[2] <https://www.plough.com/en/topics/culture/making-art-to-mend-culture>)

[3] *Art and Faith: A Theology of Making*(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1, 45)

[4] 同上

[5] *Art and Faith: A Theology of Making*(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1, 54)

[6] <https://www.plough.com/en/topics/culture/making-art-to-mend-culture>)



# 接纳不完美的艺术： 陶土教会我温柔等待自己

撰文 / 诺言

1 最近感到对生活不满意。倒不是环境欠佳，而是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

计划每天背诵一节经文，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减掉的体重又悄悄长回来了；预备每晚睡前读的书，一本都没有碰。

忽然间，脑子里充满负面声音，忍不住对自己产生诸多不满，越是这样，情绪越是低落沮丧，“躺平”得越厉害。

这段时间，唯一能让我开心一点的，就是每周两次的陶艺课。

从廉价的泥土，通过工匠的揉捏、上釉、反复烧制，居然能成为价格昂贵的工艺品。无论是陶艺的成品，还是制作过程，都让我好奇和惊叹。

2 走进陶艺工作室，迎面看到制作陶艺的桌子和转盘。右侧大批货架上面有正在等候风干的成形陶胚，还有经过初次烧制，等候雕刻、打磨的初成品。左侧靠墙是满满当当的工具柜，正面是落地窗，干活累的时候，抬头就是风景。

初制的粘土需要反复揉捏、挤压，排除所有气泡，才能预备好做陶器。如果粘土里面的

气泡没有排除干净，在高温烧制的环节，很容易发生炸裂。

陶艺老师把粘土团子放在石板上，用力折叠揉捏，粘土很快变成仿佛牛头一般的形状。他时不时停下来，横切陶土团，让我们观察气泡在横切面上渐渐减少。一般要揉五十到一百次，粘土中的气泡才会被完全挤压干净。

我一边学着老师的样子揉捏粘土，一边思想上帝反复让我经历挫折，是不是也在挤压我生命中骄傲的“气泡”？

一团陶土揉好了，用一根很细的钢丝线，分成近似长方形的许多块。工匠把每一块陶土，按自己的兴趣，或做成茶杯，或做成花瓶。

用转轮制作陶器，难度相当大。于是，我这个初学者暂时使用“线圈法”制作陶器，是把陶土揉成大拇指粗细的很长的一条，然后一圈一圈搭起来，做成各种器皿的形状。老师特别强调，用力一定要温柔，不能急于求成，要靠反复轻微地揉搓使陶土改变形状。他特意让每一位学员伸出手掌，体会手指头轻点在学员手心中的微小触感，告诫我们一定要用很小的压力来擀土。

记得刚开始擀土时，还能严格按老师的教导。但后来越做越没有耐心，心想若是使用这么轻微的压力，要何时才能完成进度啊？于是加大力度，陶土果然迅速改变形状。然而，很快我就擀不动了。陶土的材质和面团是不一样的。陶土用力过大会开裂，而且横切面从圆形变成了长方形，根本转不动。

我的急于求成，反而毁了一块土。因它的裂痕太大，已经无法用水修复，只能丢弃毁掉，把它当作有气泡的粘土一样，从零开始。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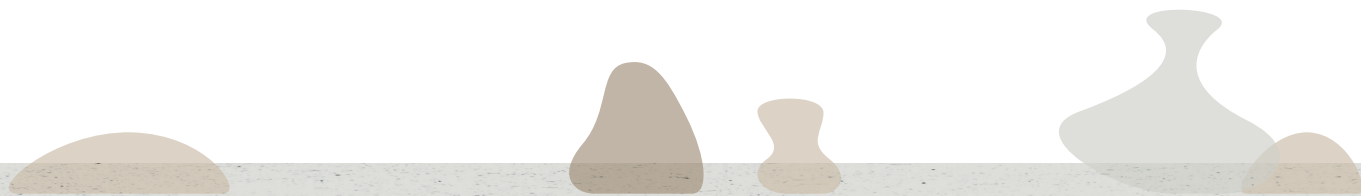
突然想到，上帝对待我，比我自己对待自己，有耐心多了！

很多时候，我看自己进度缓慢，气得跳脚，那时候上帝都没有说什么。

当我回顾刚信主那会儿，各种错误和不成熟可谓漏洞百出，那时上帝也没有天天纠正我的愚昧无知。他对我的塑造，就像陶艺老师对陶土那样，靠着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地重复动作，渐渐改变我内心的形状。每一次读经，每一次祷告，每一次听牧师讲道，每一次小组聚会，都是他在轻轻的、温柔地塑造我。

陶艺师父尊重陶土的本质和内在结构，而我却想当然地用强力。

我给自己列了许多苛刻的规矩，许多宏大的目标，却忽视了上帝造我的本来模样，却想当然地做一些不实际的事。而且就算我达到了，又如何呢？难道天父会爱我更多吗？我会更让他喜悦吗？我们唯一能让他喜悦的工作，就是单单相信他的爱。而我，不知不觉，又落入了以行为讨上帝喜悦和自以为义的怪圈里。



4 当我抱怨自己表现不够好，没有所谓的基督徒的成功见证时，上帝差遣一位姐妹对我说：“我们的成功，没有办法鼓励到他人，只能让别人望洋兴叹；但我们的失败，以及如何在失败中依靠主，才能真正影响到其他生命。就像耶稣按照人的标准也是失败的，他死的时候是羞耻的。上帝不是成功者的神，而是卑微弱者的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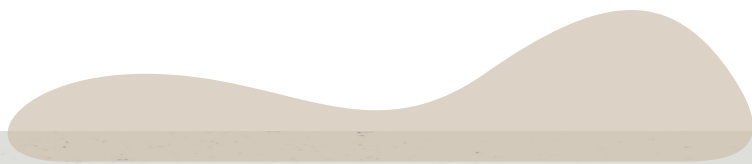
从粘土到陶胚，制作需要好几个小时；等候风干的过程，为了防止裂痕产生，也刻意控制湿度，导致陶胚风干要至少三到四周不等；后续工程还要打磨雕刻，上釉彩也需要等候风干，再加上烧制和降温的时间……对于我这个急性子，真是难熬。

想到至高的上帝，愿意谦卑自己，去耐心温柔地等候一团卑微尘土的改变，我的眼睛湿润了。如果上帝对我这么有耐心，我又为何不能多等等自己，让自己脚步稍微变慢一点呢？

陶胚风干之前，还有一个步骤就是盖章。每个工匠都有自己独特的印章，或是工匠名字首字母的缩写，或是一个奇特的符号，印章的大小和形状都是各异的。印章保护着陶器的归属权，这样就算看起来一模一样的陶器，只要查一下印章，就知道它的拥有者。

《启示录》记载了，在新天新地里，上帝的仆人们要和他面对面说话，上帝的名也要写在他们的额头上。他们要永远归属至高者，没有人能把他们从上帝手中夺去（参《启示录》22:4）。想到上帝会把他的名字，写在我的额头上，不禁窃喜。

当我学习像天父爱我一样，接纳和等候自己，温柔而不用强力时，我发现内心的疲惫感减少许多。每当指尖触碰到陶土时，仿佛能听见一个微小的声音说：我们的天父从来没有停止怜惜我们这些微弱的尘土。OCM



# 悬崖上的树

撰文 / 宋考凰

悬崖的这一边，孤零零地站着一棵树。

## 01

还是从一株小苗儿开始，树就没有离开过脚下的土地。

年复一年，树过着一成不变的日子，总是沉默不言。

悬崖的另一边，是一片开阔的草原，草原中央有一片池塘，池塘被水草环绕，周围点缀着成千上万朵野花。

那些花就像夜空的星，美得不可思议。春夏秋冬，野花开了又谢，好像每年都一样，又好像每年都不一样。

编者按

/ EDITOR'S NOTE

这篇带有哲思气质的童话，以一棵生长在悬崖边、向往对岸风景的树为核心，探讨了个体在庸常现实与美好理想之间的挣扎，借以思考“安于现状”与“勇敢逐梦”的两种生活。同时，文中也暗含一个普遍性问题：生命的价值一定要体现于传统意义的“成功”或“用途”吗？

树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告诉我们，人生也许存在更大的意义和蓝图。你敢于突破刻板印象、勇于追寻内心渴望吗？哪怕可能导致“长歪”或不被理解？故事结尾，经由小动物们的讲述，这棵肉身朽坏的树，在记忆、故事与精神层面上抵达了永恒。

而树，虽然在春天也会开花，但那是不起眼的小花，很快就掉落了，结出平平无奇的果子。到秋天，被松鼠收藏了去当粮食。

树依然过着一成不变的日子，总是沉默不语。

## 02

春天，对岸的草原焕发新颜，花儿一齐绽放，蝴蝶和蜻蜓快乐飞舞。自由自在的白云映在池塘里，一会儿在东，一会儿在西，仿佛在玩捉迷藏。

看着对岸的风景，树如痴如醉，竟然头一次对着树洞里的一只松鼠说：“松鼠啊，我真想去对岸啊！假如我会走路就好了。”

松鼠愣住了，觉得树的想法很危险。

“不，树，你不能有这样的想法。那道悬崖又深又宽，一不小心就会摔下去，跌个粉身碎骨！”松鼠被想象中的场景吓得直哆嗦。

树叹了口气。是啊，他没办法走过悬崖。

一只鹰在天空飞累了，发现了悬崖上的树，于是收拢翅膀，落在最高的枝头休息。“在这儿当一棵树真不错！”鹰睁着锐利的眼，巡视脚下的大地。

树羡慕地说：“鹰啊，你有一双翅膀才好！假如我有翅膀，我就飞到对岸去。瞧，那儿多美呀！”

鹰忍不住笑了：“树呀，你在开玩笑吗？你们从来紧紧扎根地下，哪怕狂风暴雨、电闪雷鸣，都休想驱使你们挪动一步。而我呢，生来是高空之王。每个人都应该安于命运。”

树抖了抖叶子，再次陷入沉默。

### 03

夏天，树的枝叶更加茂密。一只蟋蟀在树下安了家。每个夜晚，蟋蟀会靠在树干上拉响小提琴。乐声很悠扬，树静静地听着。

月光宛若轻柔的银纱，笼罩着对岸的草原和池塘，唱着摇篮曲。野花们睡了，沉浸在如梦如幻的世界。

“蟋蟀啊，你有翅膀，为什么不试试飞去对岸呢？在那儿生活，会是多么幸福呀！”树忍不住问蟋蟀。

蟋蟀从没想过这个问题。他停止演奏，想了想说：

“那儿是挺不错的，可我世代居住在这边，不想搬家。再说，悬崖那么宽，我的翅膀可飞不了那么远。有些美好，咱们远远地欣赏就够了，为什么一定要拥有呢？”

### 04

渐渐地，树的想法传到了其他树的耳中，他们生活在附近的一片森林中，离崖边有几米远的距离。

整片森林都在议论纷纷：

“那个老兄本该跟我们在一起，偏要住在悬崖上，那儿风大，无遮无挡，不利于生长。”

“看来，他脑子抽风了，居然想到对岸去！那儿有什么？不就是一片野草！”

“咱们这儿多好啊，大家过着一模一样的日子，一起晒太阳，一起喝雨水，谁也没有怨言。”

“要我说，生活就该永远这样才对！他整天胡思乱想，早晚付出代价！”

树听见了这些议论，仍无动于衷，继续做着不切实际的梦。



读诗 | 我想做个被童话宠坏的孩子（外三首）



读《把大自然搬回家》，寻找另一种美



科幻小说：新世界

## 05

森林里来了伐木工，他们手中的电锯飞快地转动。喀嚓，一棵树被锯断了；轰隆，另一棵树倒下了。树们并不伤心：“我们要去木材厂喽，我们会变得很有用，当房梁、当柱子、当桅杆！这样的生活多有意义！”

是啊，这些树都是好样的，他们长得又高又直，确实是栋梁之材。

伐木工们看了看悬崖上的树，摇摇头走开了。这棵树，因为长年累月向往对岸，已经不知不觉长歪了，树冠偏向一边，树干也不直，就算锯倒，也做不成上好的木材。

树并不后悔。他也在拼命生长，祈盼总有一天能用枝叶够到对岸。只要触碰到那片美丽的土地，他就心满意足了。

## 06

一天，一名年轻的伐木工哼着歌，独自在森林里工作。

不知不觉，一群狼悄无声息地围了过来，齜着锋利的牙齿，目露凶光。

伐木工吓坏了，慌忙逃走，可身后是悬崖，他一步步退到岸边，再没有退路。

“小伙子，快，爬到我身上！”善良的树大叫，可伐木工听不见。

忽然，伐木工举起电锯，开始锯这棵树的根部。树还没反应过来，就被锯开了一个大口子。

轰！

树倒了，正好砸在悬崖两岸，架成了一座桥。

“太好了！我的愿望实现了！谢谢你，小伙子，现在快从我身上走过去！”树很高兴小伙子是个聪明人。

小伙子背好电锯，跨上独木桥，战战兢兢迈出一步，他瞥了一眼脚下的万丈深渊，立刻头晕目眩。但身后的狼群越逼越近，小伙子深吸一口气，伸开双臂，盯着对岸，像走钢丝一样一步步往前走。

“很好，慢慢走过去，你会没事的！”树默默给小伙子鼓劲儿。小伙子终于踏上对岸，松了口气，回身看向狼群。

狼群来到崖边，犹豫不决。一只狼试探着伸出爪子，搭上桥头，可小伙子立刻举起电锯，他做好了准备，只要有一只狼胆敢过来，就给它好看！



一阵风吹过，树故意晃了晃身子。狼缩回利爪，夹着尾巴倒退了。它们虽然凶残，也害怕掉下悬崖送命。

狼群焦急地转圈，无计可施。最后，领头狼“嗷——”地叫了一声，率领狼群离去了。

伐木工放下电锯，他很庆幸崖边有一棵高大的树，救了他一命。他摸摸树冠，郑重地告别，随后拨开花丛离开了。

变成独木桥的树，感到无比幸福。夕阳下，小伙子的背影越来越小，树无声地流下了眼泪。

## 07

好多年过去了，树苍老了。这些年，他帮助很多人走过悬崖。人们发现，对岸的草原不仅有鲜花，还有很多珍贵的草药。

数不清的小动物，从树身上踏过，到对岸觅食、玩耍，有小松鼠、小蟋蟀——它们的父母或祖辈是树的朋友。一只小鹰也常常在草原上翱翔、流连。

树的内部已经朽坏，渐渐地，开始承受不住自己的重量。他知道，生命已经到了尽头。

吱呀——

嘎巴——

轰——！

一个深夜，树折断了腰身，落下了万丈深谷。

独木桥消失了。但小动物们惊讶地发现，在悬崖这边的花丛里，不知什么时候，长出了三棵树苗。

原来，当树被锯断时，树冠上掉落了三枚果实，果实埋进土壤，雨水滋养，就发了芽。

小树们渐渐长大。松鼠在树洞里安家，蟋蟀在树根下鸣唱，雏鹰在树冠上栖息，它们知道，树回来了，以新的生命。于是，它们争抢着告诉小树和周围的花草，从前那棵树的故事。

那棵悬崖上的树，一直向往着此岸的风景。OCM

### 作者资料夹

宋考凰：编剧，儿童文学作者，作品多次获奖。

# 从掌控到链接

## ——父权体制下男性的苦痛与艰辛

撰文 / HT

### 1

最近，接触到一位疲惫的父亲，他深深陷在亲子关系的困境中，非常沮丧。青春期的儿子沉迷网游，父亲最终以强硬措施干预，儿子反应激烈，差点跳楼。一位曾经慈爱的父亲，从耐心说教，到情绪失控甚至动手；儿子从躲藏欺瞒，到针锋相对，藐视父权。父子关系迅速坍塌并陷入僵局。

父爱如山。若从父亲的糟糕处境来理解，有时那份持续地想给出可靠父爱却不能的无力感，足以把一个有限的男人压垮。

那些常常为顶住压力，自苦却无计可施的父亲，在殚精竭虑之余，又是多么渴望拥有那份被肯定、被看见、被需要的力量感。而一个不常被父亲拥抱的男孩，有一天也可能成为父亲。这其中既有美好的传承，也有在性格与经验中延续的缺陷，带着某种深刻的矛盾。

父与子的关系，不只是两个人的冲突，更是一种未被医治的经验在代际之间留下的创伤。

本期的“健身房节目”，毛叔和他的两位搭子，借由《何苦为难：活在竞争、控制与成就压力下的他们》一书，讨论父权体制下男性的苦痛与艰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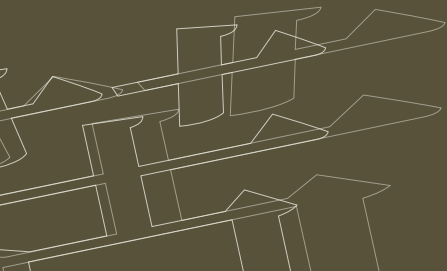
###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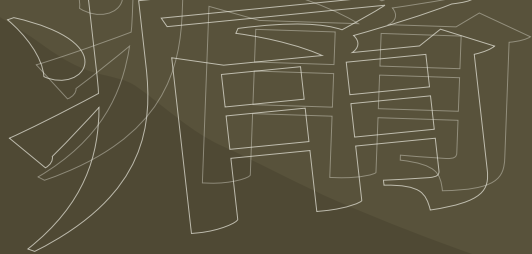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生活似乎从来就没有容易过，都在负重前行。这是世界的问题，还是个体自身的问题？

一个立志顶天立地的男人，娶了一个独立自主的女人，又生了几个不断追求公平的孩子——想做个好丈夫、好父亲，谈何容易。越是害怕失败，就越不敢放手。结果，把自己牢牢焊在上帝的宝座上，仿佛只有这样，世界才不会崩塌。

在跟那位沮丧的父亲交谈时，我发现他是个特别有主见的人，且很会教导。他对孩子的问题分析得非常透彻，说出的每句话、做出的每个决定、安排的每样事情都很在理，甚至让我担忧的那几段辗转听来的半截故事，都被他合情合理地补全了。我一边听，一边不住地点头。聊到最后，我终于发现，在他严谨周密的故事里，没有任何的缝隙或瞬间是留给上帝的。即便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也没把上帝的位置空出来。

这不只是这位父亲的问题。我们大都习惯迎难而上、越挫越勇，否则就不够有担当，甚至被质疑是否品格出了问题。其实，这个世界的本质就是凌乱的，是不可控的。秩序是暂时的，失序是必然，人类总有一天会走向彻底的败亡，人类从起初就高估了自己的能力。





很多压力，并非来自事情本身，而是来自我们以为自己必须掌控。我们并不知道：自己从小就照着别人眼里的某个样子生活，不知道究竟该长成怎样的人。即便那些被压抑的情绪、被忽略的需要，在灵魂深处不断发出警报，我们依然会被习得的执着所左右，依然走不出困境。

很难悟到我们是需要撕下面具，承认软弱，学会依赖，才能真正开始认识自己。也只有在承认“我不行”的那一刻，才能真正腾出空间，让“他者”走进来。

### 3

节目中，毛叔他们聊到《复仇者联盟》里的洛基。同样是奥丁之子，洛基从小就比不上哥哥雷神托尔。他极度渴望得到父亲的赞许，拼命想变得像哥哥、甚至像父亲一样强大，却始终做不到。

奥丁对洛基的爱，若更多体现在越加严苛的要求上，洛基却几乎无法正确接收到父爱的信息。他活在孤独与恐惧中，试图通过控制来证明自己，最终走向反派之路，以证明“我仍然有价值”。

当“被爱”必须通过“变强”来换取时，人就很容易把“能力”误认为“身份”。其实，洛基真正需要的，是在父亲的接纳中，与真实的自己和解。这大概是每一个怯懦男孩儿面对严厉父亲时最深切的期待，而这个期待，很多人终其一生都未曾得到过。

我们作为被造的生命个体，是如此需要被看见、被尊重，也如此需要在自由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活出本该有的样式。但现实，常常让人迷失。

“不许哭。”这是许多父亲对儿子的训诫。男性从小被教导：只能刚强、不能怂。久而久之，长期被压抑的情绪转化为愤怒、控制，甚至暴力。

并不是每个男性都足够坚强，能扛得起生活中所有压力。于是我们看到许多男性叙事中，充满了扭曲甚至极端的表达。



在父权体制下，男性同时承受竞争的压力、失败的羞耻，以及对失控的深层恐惧——这几乎是男性的共同挣扎。一个性格偏男性的女性也大抵如此。

毛叔提到：许多男性并不知道，追寻崇高使命并不依赖控制或恐惧，而是通过与他人建立连接，来重塑自我。

对于基督徒来说，最好的路径就是与上帝连接，在与天父的关系中，重新定义自己，活出被呼召的样子，才是生命的方向。因着天父的救赎，我们不再需要通过自身努力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而是在天父的爱中确认自己的价值，回应他的救赎。

其实，我们在谈的，是一个生命救赎的问题。

## 4

如此，对基督徒而言，生命似乎理应轻省一些，因为我们有一位真正可靠的父亲，我们称他为“阿爸父”。

翻开圣经，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鼓励竞争的世界，而是一种以爱和关系为核心的世界。天父的爱并不以绩效为前提，也不以强弱为标准。是因着人类的堕落，才把自己一步步推进竞争、控制的循环中。

也因着天父的怜悯，他把一个永恒的盼望放在我们里面，就在我们归信基督的那一刻被深深唤醒。耶稣基督的形象，为男性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榜样：不是通过征服来证明自己，而是通过舍己来完成自己、祝福他人、见证上帝。

在教会的团契生活中，我们有机会操练另一种存在方式：诚实分享、彼此代祷、自由表达情绪。这种关系性的安全空间，能使人逐渐松开紧握的拳头，脱离必须强大的伪装，让内心逐渐回归安息。在这里，我们被倾听，被接纳；没有控制，只有祝福，获得了最深的尊重。

天父虽具有至高无上的权柄，他建立的秩序却是以爱为根基的，在爱中，我们完全可以接纳自己的本相，活出应有的样子。

于是，我忽然理解了“因我受造奇妙可谓。”  
(《诗篇》139:14)

小时候，我仰视父亲，一度以为他做的一切都是对的，他很少夸奖我，所以以为自己什么都做不好。后来，父亲慢慢变老，我渐渐长大，有了自己的独立生活，我才慢慢明白，父亲并没我想象得那么强大。他也会判断失误，也会固执己见，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但他总在用他有限的的能力，给出他“如山的爱”。

如今信主多年，依照圣经揣摩天父心肠，我才慢慢能理解父爱的真谛。作为父母，我们有责任让孩子从天父的爱中了解我们即便全然投入去爱，也是有限的，永远做不到像山一样稳固可靠；而作为子女，我们也有责任分担父亲肩上的重担，让他能安心作自己，更有尊严地站立在我们面前。

我们一生都在实践天父创造的奇妙，在学习靠近他，领受天父的爱中，不自夸，不菲薄，卸下重担，遇见真实的彼此。OCM

### 【金句】

男性困境中也有女性按照父权体制来参与玩游戏时，给男性带来的压力。

因着这种控制跟恐惧，我们到底丧失了什么？其实从某种程度讲，也是因为想要当自己的主宰，或者说觉得这个世界是可控的，想要当上帝，去控制很多的事情。

我甚至觉得听别人讲话本身就是一件有力量的事情。

当你看见一个家庭，女性在外工作，男性顾家，看见男性脆弱流泪的时候，把他当成一个正常人，在这样的文化塑造中，慢慢去建立，其实人可以活出很多种不同的样态。



身为男人享尽特权，还是其实特别苦？聊《何苦为男》

# 当神学博士沉迷《凡人修仙传》： 一场神学 与 玄幻 的 跨界对话

撰文 / 范范

身作为一名神学博士候选人，我最近却迷上了一部热剧——《凡人修仙传》。说出来似乎有点不合体统：白天埋首于文献研究，思考旧约神学问题，晚上却在计算机前紧盯韩立升阶的剧情。有人若是听见或看见，必定会摇头：博士研究怎能沉迷于这种玄幻剧？是不是太不务正业、大逆不道？

但我不仅追了，还追得津津有味。更坦白地说，我本来对仙侠剧不感兴趣，只因男主角是杨洋（我一直都欣赏他的气质与演技，他的表演带着冷峻和执着，恰好契合角色），于是我点开来看，结果便一头栽了进去。

## 从小说到影视：修仙梦的文化力量

《凡人修仙传》最初是网络小说，被称为“凡人流/修仙流”的开山之作，由作家忘语连载于“起点中文网”，历时十余年，七百多万字，几乎影响了大部分仙侠作品的叙事方式：平凡出身、资质平庸、机缘巧合、苦修不止、突破境界及最终飞升。小说的成功，不仅在于字数的庞大，更在于它准确抓住了读者的心理——那份“平凡人也能逆袭”的渴望。

小说之后被改编成动漫，连续几年在网络平台更新，已播出超百集，进度推进到“乱星海”的篇章，尤其最近韩立结婴成功的剧情（有点像博士生完成了论文初稿），更是刷爆短视频平台，观众仍期待未来的续作。真人版更是在今年夏天登场，由杨洋饰演韩立，三十集内容涵盖了韩立早期的修炼历程。

这样一部小说，能够同时以文字、动画、影像三种形态被不断翻炒、热议，说明它已经成为当代大众文化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潮流。为什么这样的故事能够引发广泛共鸣？原因在于它触碰了大多数人心底深处的一个梦想：超越现实的限制，打破命运的枷锁，靠自己的努力与机缘，逐步爬升，最终立于不朽之地，逆袭成功。换句话说，它承载着一种大众心里的“成仙梦”。

与西方超级英雄故事多强调“天赋异禀”不同，东方式修仙更强调“凡人出身”与“后天苦修”。只要足够努力、聪明，哪怕资质平庸，也有逆袭的一天。这种叙事给在现实里饱受焦虑与压力的人一种慰藉：纵然我辈平凡，但终究还有一线希望。

然而，若细看韩立的修炼之路，便会发现它并不光鲜。为了自保，他不得不一次次牺牲他人，甚至对同门下手；为了资源，他要争要抢，无所不用其极；为了生存，他时刻提防陷阱与背叛。这条路虽然通往强者之境，却也充满血与火，最终换来的不是圆满，而是孤绝。

## 博士研究：学术修炼的相似感

看得越久，我越觉得这并非单纯的故事，而与我的博士研究之路有几分相似。

神学博士的学习，外人看似在象牙塔里安静思索，实际却有另一种“修炼感”。韩立修仙，总要闭关苦修，争夺资源，甚至为了活命不惜“杀同门”。这样的情节虽然极端，却让我想到学术研究里的现实：我也常常长时间独坐书桌，与原文角力，像是在“闭关”。别人度假旅行，我却在潜心钻研。别人陪伴家人，我却要在原文的释经分析里绞尽脑汁。这样的“闭关”，不带剑气，却一样孤单，尤其我研究的领域是旧约的小先知书。

我也经历过资源的争夺。图书馆里的一本关键书籍，好像就是“法宝”，谁先借到，谁就先掌握研究的先机。尤其是一些最新的研究文献，动辄就上百美金的价格，建议图书馆购买之后，就想一直霸占，爱不释手。参加学术会议的名额、发表论文的机会，也往往有限，每一次都像是抢夺灵丹妙药，让人心生竞争。

更让我感到后怕的是心态的较劲。当看到同学发表文章、获得奖学金，我心里不免有些酸楚，暗暗较量。甚至在讨论一些议题时，我会急于争胜，只想证明自己比别人懂得更多，更加有学问。若不小心，我也会在学术里“杀同门”，不是用刀剑，而是用尖锐的批评。那样的胜利，或许能赢得掌声，却失去了造就与爱心。

## 修仙逻辑与福音逻辑

在追剧的过程中，我逐渐发觉修仙的逻辑，正是现代社会的写照：靠自己拼命努力才有出路；有限的资源必须争夺；走得越高就越孤单。这样的逻辑或许真实，却让人心愈发焦虑。

而福音却给了我完全不同的视角：修仙靠自己，福音靠恩典；修仙牺牲他人，福音却是基督舍己；修仙越强越孤独，福音却让人成长的同时更深融入群体。博士研究若陷入修仙逻辑，只会让我孤立、焦躁，甚至骄傲；若在研究中学习福音的逻辑，它就能造就他人，带来祝福。

这种差异可以用几句话来对照：

修仙说：“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信仰说：“不是我活，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

修仙说：“我要一步步飞升。”

信仰说：“我要一步步降卑，学像基督。”

修仙说：“我要成为最强。”

信仰说：“我愿与弟兄姐妹同得福音的好处。”

## 我的反思与挣扎

追完这部剧之后，我常常自嘲，博士研究就像一部“学术修仙传”，一不小心就会“走火入魔”。论文写到深夜，头昏脑胀，还幻想自己什么时候能“一飞冲天”，总以为自己开创了相关研究议题的先河，独创了研究的范式；在讨论时，急着证明自己比别人懂得多，却忘了研究的初心。

可是，转念又忽然醒悟：韩立修炼的终点是孤独，而我若把博士研究当作修仙，也必然走向孤绝。

感恩的是，神不断提醒我：研究不是为了证明自己，而是为了更深认识他，把他的话语讲解清楚，牧养他的群羊。我的研究，不是一个人的“修炼”，而是与圣灵同行、与教会同奔的成圣之路。

所以，我追剧不是因为想“修仙”，而是因为在韩立的故事里，看见了人性的挣扎，也看见了我自己博士之路的影子。杨洋的演绎让我追得津津有味，但圣经的真理提醒我：博士研究不是“凡人修仙传”，而是“蒙恩成圣传”。愿我的研究，不是为了“飞升”，而是为了更深认识那位为我降卑、舍己、又复活的主。<sup>(OCM)</sup>



慢一点，不是为了逃离，是为了不把自己弄丢



以心换命？——从旧约先知视角看《杀破狼 II》的器官交易



婚姻十年，我的“搭子”是妻子：在轻陪伴时代，守住所爱一生

### 作者资料夹

作者为90后，来自中国河北省，现于新加坡神学院进行神学博士的研究写作，研究范围是旧约先知书里的悔改与复兴。已婚，育有三个女儿。目前在新加坡森峇旺浸信会参与侍奉。

## 杂志索阅/奉献单 Magazine Request /Donation Contribution Form

先生Mr.  女士Ms. 中文姓名 \_\_\_\_\_

英文姓名 \_\_\_\_\_

(Last Name) (First Name)

地址Mailing Address: \_\_\_\_\_

(City) (State) (Zip code) (Country)

电话Tel: \_\_\_\_\_ 电子邮址Email: \_\_\_\_\_

若以上是新地址, 请附旧地址于下: \_\_\_\_\_

※我愿索阅 ( 新订户  续订户)

《OC海外校园》杂志 纸刊份数 \_\_\_\_\_

《OC举目》杂志 纸刊份数 \_\_\_\_\_

《OC橄榄家书》电邮发送

因应时代的需要, 我们在新媒体 (如官网、微信、脸书、电邮等) 定期发送文章, 方便读者转发, 并将新媒体中精彩、不受时空影响的好文, 收集在全彩精华版里, 让读者保存。

杂志属非卖品, 所需经费 (人事、行政、编辑、印刷、寄发) 主要来自基督徒的奉献。每份杂志全年建议奉献: 美国30美元, 其它国家40美元。欢迎您按心中的感动、索取的份数奉献, 也盼能填写您的电邮地址, 方便我们与您联系。

※我愿为下列事工奉献:

经常费 \$ \_\_\_\_\_  福音事工 \$ \_\_\_\_\_

造就事工 \$ \_\_\_\_\_  网络教学事工 \$ \_\_\_\_\_

其它事工 ( \_\_\_\_\_ ) \$ \_\_\_\_\_

同工生活费 (为 \_\_\_\_\_) \$ \_\_\_\_\_

OCM reserves the right to reallocate funds to where the ministries are most needed.

※奉献方式 (美国地区可获免税收据)

网上奉献 oc.org/donation

美金支票 (抬头请写Overseas Campus Ministries, Inc.)

非美元货币支票、电汇或其它方式奉献, 请洽财务部 (fin7@oc.org)。

信用卡 (Visa or MasterCard only)

卡号Card Number: \_\_\_\_\_

持卡人Card Holder: \_\_\_\_\_

到期日Expiration Date: \_\_\_\_\_ / \_\_\_\_\_ (Month/Year)

签名Signature: \_\_\_\_\_

信用卡地址Billing Address: \_\_\_\_\_

电话Tel: \_\_\_\_\_ 金额Amount: US\$ \_\_\_\_\_

一次性  按月  按季  按年: 从 \_\_\_\_\_ 年 \_\_\_\_\_ 月起, 至 \_\_\_\_\_ 年 \_\_\_\_\_ 月止

欧陆代理处 Overseas Campus (联络人: 张申华姊妹 Mrs. Shen Hua Zhang)

邮件地址: Anna-Maria-Junius-Str. 108, 96047 Bamberg, Germany

电话: 049-951-6030913 电邮: xieyou168@yahoo.com

欧陆奉献: 请上网oc.org/donation或电邮order@oc.org

加拿大代理处 CCEF (加拿大校园福音团契)

Suite 718, 5863 Leslie St, Toronto, ON M2H 1J8, Canada 电话: (416) 496-8623

纽西兰代理处 Overseas Campus New Zealand

P. O. Box 26249, Epsom, Auckland 1344, New Zealand 电话: 64-02-1836573

澳洲代理处 OCCCM Hua En Tang Western Church

墨尔本海外华人基督教会西区华恩堂 Attn: Jean Zhang

P. O. Box 6375 West Footscray Victoria 3012 Australia 电话: (61) 422-383-798

## [海外校园机构] 网站一览表

### 海外校园机构

www.oc.org

http://www.facebook.com/www.oc.org

引领当代中国人归主, 培育神国的人才。

### 《OC海外校园》杂志

yzd.oc.org

https://www.facebook.com/ocm.oc.org

用心灵行走, 与生命对话

呈现基督信仰蕴含的真善美

### 《OC举目》杂志

behold.oc.org

http://www.facebook.com/behold.oc.org

t.me/OCbehold

面对当代挑战 与教会同行成长

### OC橄榄社区

ocochohome.info

小组 资源 生态

线上线下联结的平台

### 建造教会领袖

BuildingChineseChurchLeaders.org

https://www.facebook.com/BCLChinese

为同工和青年领袖提供福音为中心的资源、培育和支持

### 爱学网

Class.ai-xue.net

优质的网络神学课程

## [海外校园机构]

Overseas Campus Ministries, Inc.

1753 Cabrillo Ave., Torrance, CA 90501,

U.S.A.

电话: (310) 328-8200

电邮: order@oc.org (杂志索阅)

投稿: editorial@oc.org

“OC 福音” 官网



好手机  
文扫  
天到  
天一  
到扫



弟兄们哪  
可见你们蒙召的  
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  
有能力的不多  
有尊贵的也不多

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  
叫有智慧的羞愧  
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  
叫那强壮的羞愧

(《哥林多前书》 1:26-27)



用心灵行走，与生命对话

**海外校园**  
OVERSEAS CAMPUS  
四海觅真理 人生即校园

海外校园机构

Overseas Campus Ministries, Inc.

1753 Cabrillo Ave., Torrance, CA 90501 USA

电话 (310) 328-8200 传真 (310) 328-8207 [www.oc.org](http://www.oc.org)

若您变更地址，请立即通知本刊。